

武俠
名著

田參
I 246.5
H Z L

還珠
樓主



I246.5

HZL

四卷

還珠樓主著

長武俠
篇俠

青門十四

俠

正氣書局印行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270381

武俠長篇

青門四俠

第一集

題

前

金丸白刃喜過高人
朗月寒星驚來巨寇

有美淺機禪關開秘局
無心涉險黑夜坐深淵

巧得寶珠飛丸誅毒蟒
窮穿螺徑遊子困荒山

斜日照高林十月丹楓紅似焰
迴風消野火千山銀瀑雨如泉

冷雨淒風古刹權棲逢野魅
飛霜製電驚魂乍定得龍鈎

武俠
長篇

青門十四俠

第一集

選本裝主

甘肅一省，禹貢屬於雍州，至秦始皇置隴西北地兩郡，古昔本羌戎之國，書館清代乃更今名，

省境以內，山嶺縱橫，最著名的，有祁連，西傾，隴山，秦嶺等四大山脈，大都崇巒峻秀，

崖壑迴環，林樹森森，參天蔽日，秦嶺所屬諸山，更多勝地，這些地方，

靈秀，一般江湖佳俠，山林逸士，不是選勝登臨，蠟屐往來，便是覓地棲居，境稱

過深山大澤，每生龍蛇，自來求靜反動，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

嫉，越是有大本領，大名望的人，越想安閒不得，微風起於蘋末，星火可以燎原，往往爲了

一點細故，生出許多事來，本書事迹，起因於甘肅岷州城外，南關附近的一個鄉鎮之中。地

名木龍嵒，岷州全境多山，西南邊境，更是山重嶺複，澗谷迴環，有的地方，并有那原始的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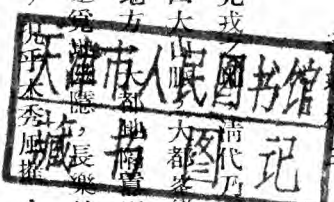
林，往往陰蔽數百里，黑壓壓不見天日，林谷之中，時有珍禽奇獸，棲息遊衍，野生的藥材

也很多，加以地臨洮水，土地肥厚，物產衆多，居民大半殷富，祇是種族龐雜，漢人以外，

回族、藏族，連同青海玉樹二十五族的番子，（青海番人，習稱玉樹二十五族，不佞民十二

年，曾往青濟，遍歷窮荒，實地訪查，竟有六十餘種之多，番人愚頑而不誠實，對於外人，

心存歧視，極少誠意，每不喜以本族實況相告，不止此數，亦未可知，亦常往來寄住，因



爲各種族間，習尚不同，大都集衆聚族而居，又多強悍，習於武勇，於是尋仇械鬥，明爭暗殺的事，常有發生，此外各商幫，因爲比時，交通不便，祇管地是隴南重鎮，驛路四出，北達皋蘭，西赴臨潭，西南可經天水，武都入蜀；連同洮河的舟船，水陸兩路，皆有通道，畢竟山河險阻，行履艱難，西北諸省，地曠人稀，山林之間，每有豪客盜賊盤踞，大幫商客，多帶不少武士打手，結隊同行，聲勢浩大，尋常綠林中人，遇到這類大隊商幫，如無大仇深怨，輕易不肯招惹，即使無心相值，也祇雙方打個招呼，賣點面子，放過拉倒，照理可以相安，無如人情好名爭勝，江湖上人尤甚，何況一方以行旅劫掠爲生，一方以保護商客爲業，行徑絕對相反，起初各有顧忌，都怕身敗名裂，藉着保全江湖義氣的美名，故作慷慨，放手過去，年時一久，前者覺着到口肥羊，老被對方記住，心中不無忌忿，不是故意尋找過節，便是暗使能手，來掂對方斤兩，真講義氣，賣交情的仍是不多，那始終隱忍不發的，大都是多年積盜，自顧力勢不敵，既然招呼打到，面子無傷，樂得永息妄念，留些交情，那新出道的毛頭小夥，就不聽那一套了，後者或因長年無事，自覺鏢局，威名遠振，夜郎自大，或因日久疏懈，以爲照例行事，即可通行無阻，而能手無多，名高業盛，不敷分配，漸漸祇憑一支旗號上路，所派鏢師，多是乏貨，不過事還好，遇上就是大糟，不過這類有大名頭的鏢局，情面甚寬，沿途均有照應，經驗既多，長於預防化解，軟硬都來，除非真個驕狂，出事之時極少，事後好歹也能找回一點面子，那初創牌號的人，就太難了，不特到處受人掂量，

步步荆棘，全憑真實本領應付，一個不行，結下深仇，便有能人，上門報復，並且前仆後繼，一個勝似一個，尋仇不已，暗算更多，防不勝防，端的難極，這且不提，岷州南關外，本是回族聚居之地，祇木龍砦，住有二三百家漢人，有一些主姓狄名武，自稱江南販藥材的富商，乃父狄子和，本身庶出，家早分過，因不願居南方，受長兄們的歧視，又在當地，娶妻生子，建置下大片田業，才成了土著，狄氏久於商旅，世習武勇，狄武武功，更是得有真傳，人又樂善慷慨，好客喜交，川、淮、秦、隴、晉、豫，道上，祇常跑江湖的人，沒有不知道小豹子金丸狄砦主的，狄家當地鉅富，雖是少年得名，竟不驕狂自滿，性更豪爽，無論新交舊識，有求必應，揮手萬金，全無吝色，對人十分和氣謙恭，當地種族幫派雖多，一提狄武，全都點頭稱贊，齊聲誇好，如此本領人緣和家境，按說業大名高，永享安樂，不會有事發生的了，那知人事往往出於意外，狄武有一業師，姓陳名進，狄武幼年，曾隨他學藝，本領不弱，人也極好，祇爲狄武十七歲上，乃父在風塵中，結識了一位異人，卑禮請來家中，傳授愛子武功，比時因陳進從小教起，十年賓主，相得甚歡，怕他多心，故意說那異人，是新請的教書先生，陳進知道狄武，天資甚高，文武皆習，來人又是個落拓文人的神氣，雖覺這次主人延師，比起往昔，格外尊禮隆重，對方却甚沉默，未以爲意，終席不發一言，有點希奇，狄武又是照舊每日從學，祇習武時間，較前縮短，以爲勤於習文，想要謀取功名，自己最愛這個徒弟，讀書原是好事，武功從小已經紮好根基，近來進境，較前反

速，祇那教書先生，長日守在後院靜室之中，主人事前，遍囑家人，先生喜靜，小主人以外，不喚不許走進，門館幽寂，自從初來，同席一晤以後，從未見過，也從無人聽到書聲，祇當此君，性情孤傲，文人習氣，往往如此，想過也就拉倒，過有一年多光景，陳進輕不去書房左近走動，當年夏天，忽然天氣奇熱，夜起納涼，靜坐在所住後園偏院，月光底下，偶然想起，年已半百，多年奔走江湖，好容易遇到這等賢主人，爲自己建了田業，將來足可溫飽，可惜長子尙道，天資太差，僅能種地，次子尙義，天分較高，用功也勤，現正傳以家法，不知將來成就如何，正尋思間，忽見一條黑影，悄沒聲的，由門外閃過，其急如飛，連忙縱身追出，那有一絲影跡，門外一條石砌小路，可通後面書房，和去內室的捷徑，料有夜行人到此，狄家富有，祇管結客揮金，交情廣大，終不免啓綠林人的覬覦，還有狄氏全家，上下均是會家，豈敢孤身行竊，善者不來，來者不善，自己眼皮底下，如有失閃，太已難堪，一時忿極，匆匆回房，取了兵刃暗器，跟蹤趕往，先當來賊，必至內院偷盜，趕去細一查看，並無動靜，心終不放，又疑來賊路生，走錯路頭，一路竄高縱矮，順房脊查看過去，時夜已深，人均入夢，到處靜悄悄的，走過書房時，心想裏面，一個窮先生，身無長物，賊不會去，方要走開，忽聽到一川音人低喝你且慢走，外面有人，再不，我着徒兒，送你出去，又聽一人，冷笑一聲，答說，不必費心，我自如約，決不多事，陳進正自尋思，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心念微動，低頭俯視，瞬息之間，答話那人，已說到末句，同時，便見

下面書房內，燈光微閃處，一條黑影，穿窗而出，往對面屋上飛去，身法快極，陳進見那人，穿着一身夜行衣靠，不禁有氣，低喝朋友慢走，揚手就是一彈打去，因來人如此行徑，不問動機如何，均不能輕易放過，自己飛彈，百發百中，獨門連珠手法，本心點到，使知利害，就這一下，并不打算傷人，祇想留住來人，問明來由，再行應付，如有過節，由自己承當了結，免給主人，留怨受累，所以打的不是要害，力也不會多用，陳進手法利害，就這一下，不是軟硬功夫，均有深造的人，也吃不住，照說，來賊縱不掉落，也必受傷無疑，那知來賊，身法奇快，一彈飛到，并沒見怎閃躲，反手一撮，便自接去，也未回顧，照前飛馳，祇一縱，便上了屋脊，忽然回頭猶笑道，竟是你麼，你這看家的小玩意，我先收存，改日有暇，再當面奉還吧，聲隨入起，早已飛縱過去，陳進見來賊，竟將飛彈接去，發話譏嘲，又驚又怒，正待連珠打去，縱身追趕，猛聽喝道，師父停手，剛聽出是愛徒口音，一陣微風颯然，狄武已立在面前，擋住去路，身法似還在來賊以上，自己雖爲人師，竟自相形見绌，越發驚奇，見狀知有原故，忽想起初遇先生時，問他姓名，雖未明言，答語也是川音，立時有些省悟，再看賊人，已似星丸跳擲一般，在前面房屋上，接連幾閃，便自失蹤，忙問老夫子呢，狄武恭答，先生有事他出，不在房內，說時，看出陳進面有愧色，意似不信，接口又道，師父到時，還在，剛出追人，離房不久，師父可要下去，少坐片時，陳進已然明白先生，是個異人，自己本領，縱不如他，那有晃眼功夫，聲影全無，所去又與來

賊，同一途向，會看不出一點形迹，愛徒又不肯說假話，既然請往，樂得乘機往他房內，探看一回，就便詢問二人來歷，等他回來相見，便不肯下交，也可見識見識，笑問先生，世外高人，不願見我凡夫俗子，少時回來遇上，不怪你麼，狄武恭答，先生常說，師父長厚忠誠，并非不願晤談，祇爲中有好些隱情，不便明言，徒弟也是日前，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真實姓名來歷，師父由內宅到此，他早知曉，可惜不及命人攔阻，師父就到了，來賊又極倔強，入門時，口出不遜，吃了一點虧，越發氣忿，不聽招呼，聲隨人起，雖然以後，不免惹厭，已有防禦之策，先生追賊，便由於此，一會就要回來，連請師父下去，也是先生行時授意呢，陳進見先生對己，并不輕看鄙薄，驚喜交集，便和狄武同下，這所院落，地勢幽靜，屋宇高大整潔，以前原是主人後園藏嬌之所，因先生來前說明，地非隱僻清靜不可，才將當地，移讓出來，另行佈置，因是內宅，陳進以前，并未來過，這時，暗中觀查，見屋外院落寬大，花木紛列，空隙無多，看不出練武形迹，門內一排五大間房舍，僅留上首一間，供先生臥處之用，下餘四間，一齊打通，雖極寬敞，都有几案琴書陳設，也看不出什異狀，祇先生居室，內中設有兩榻，書桌椅子，均是雙份，榻係木製，並不華美，僅臥一人，原有大炕，已然撤去，似係特製，偏甚粗糙，與其他傢具陳設，迥乎不配，先生書桌上，祇有幾本舊書，牀頭有一小籐篋，別無長物，六扇紗窗，全數洞開，憑窗仰望，由窗前到對面屋上，相去不下十丈高遠，中間還隔着一道，五六尺寬的走廊，簷瓦傾斜，伸出頗長，那賊竟能由

室內，往對屋頂，穿窗斜飛上去，卽此輕功，已非小可，平生行事謹細，如何今晚，激於義憤，沒喚住那賊，問明情由來歷，便先出手，照來賊接彈後神情口吻，分明怨已結成，這等強仇，將來一個應付不了，一世英名，付於流水，方自事後心驚，深悔冒失，想要詢問賊的姓名來歷，狄武笑告道，師父等先生回來，由他老人家自己說，也好，話剛聽完，未及回問，猛瞥見一片玄霧，疾如電掣，自際際飛墮，緊跟着眼前條地一閃，現出一個身著一件白夏布衫，手執一柄摺扇，貌相清瘦的，中年文士，陳進認出是那教書先生，看這來勢，明是劍俠中人物，不禁驚佩交集，忙卽恭身，施禮說道，後輩枉在江湖上，混了多年，竟自眼拙，不識高人，自從去年，陪侍先生，一晤之後，因聽主人說，先生喜靜，不願見世俗中人，一直未敢冒昧求見，今晚夜起納涼，見有夜行人，門外馳過，誤認偷盜，跟蹤到此，不特見到先生神龍面目，并還看出武弟藝業大進，他日隨後輩習武，竟未看出，真乃慚愧已極，不知先生，尊姓大名，和那夜行人的來歷，可能見示一二麼，先生一面還禮護坐，含笑答道，陳兄休得如此稱呼，我名裴琮，愚弟兄三人，均是巫山神女峯後，朱魚峽，松衣老人門下，自從老人八年前，海外雲遊，一去不歸，愚弟兄便遵師命，一同隱居秦嶺暗谷之內，輕易不出走動，我前數年，偶然出山訪友，路經函關谷口，遇到一夥強盜，劫殺行旅，一時路見不平，上前制止，本心不想傷人，誰知那夥盜黨，凶橫太甚，仗恃盜首，是金光亮，以爲武藝高強，手眼甚寬，并結納有兩個會劍術的，崆峒門下敗類，可以橫行天下，所向無

敵，見我赤手空拳，孤身攔路，阻他劫殺，自是忿怒，他們久慣綠林生活，內中也頗有兩個武功不弱的能手，知道善者不來，便把金賊牌號抬出，叫我休管閒事，知趣的急速躲開，免得自投死路，我在事前，訪查好了客盜雙方，來歷行蹤，知道盜黨，除客貨外，最關緊要的，還是搭伴全行的，兩個少女，二女姓柳，原是宦裔，因乃父居官清正，病故在安徽任上，遺下老妻，和二女一子，身後蕭條，却留有去思，商民愛戴，一般紳耆，知道回陝路上道路不靖，一家細軟，二女又生得極美，數千里的長途，扶柩歸葬，途中恐有失閃，特意尋了一起大商幫，結伴同行，以爲這幫商客，財力雄厚，并請有數名鏢師護送，相隨同行，決可無虞，那知才過黃河，便吃盜黨，連人帶貨，一起看中，尾隨下來，金賊行事，素來毒辣，因他山中，廣有田業，又在各省，設有不少店鋪，近來已不大命人出山打劫，可是不出手則已，祇被所派同黨看中，除非遇上真有交情勢力的，是賣全面，分文不取外，照例不留活口，尤其是中年以後，好色如命，奉命行事的盜夥，如能擄得美女回山，必有重賞，我知他們，志在必得，休說不識，便差一點交情的熟朋友出場，也是吃碰無疑，惟恐人多，萬一照顧不到，先向那幾個無用鏢師留字警告，教以到時，如何應付，由我一人上前，再查明了地勢，和羣盜下手所在，特意把盜黨，引向那車不并駕的峽谷口裏，然後現身，攔路發話，盜黨所說那些話，在我們聽了，自覺出言無狀，在他們却認作是十二分的客氣，如非那幾天，吃我捉弄，連遇上許多怪事，心疑有人，要尋晦氣時，上來便動手了，那有話說，我回

復他們，從不曉得金光亮，是什玩意，反正你們，想要傷天害理，劫殺無辜，被我裴四先生撞上，決辦不到，曉事的，決速回去，歸報賊頭，自會尋我，他也決不怪你，可笑發話二賊，祇聽我說姓裴，竟未再問來歷，先是一個上來，吃我沒費什事，一下打倒，盜黨越發激怒，便要一擁齊上，我說你們就有萬人，也在我單身對付，地狹人多，你們固是施展不開，白白吃虧，少時陳尸滿地，谷中常有商客往來，野狗不大走進，豈不要累路人，難於通行，生爲狗盜，死後何苦還要饒上許多咒罵，如不服氣，可隨我谷外陳尸首去，說罷，便由羣盜頭上，飛越出谷，那商幫受我指教，業已趕向盜黨前面，照着預計，我出手引走盜黨，他們仍作不知，各自上路，偏生內中有一鏢師，覺我一人獨上，顯得他們，太沒義氣，又想事後，問我名姓，這一來，却惹了麻煩，我到谷外，他也暗中趕來，一時沒怎留意，他本領又差，一上場，便中箭倒地，等我發現，搶救一看，竟是奇毒無比的，下作暗器，我不知那爲首的兩盜，因我難惹，誤把那鏢師，當作同等人物看待，上來便下毒手，金賊徒黨，又著名凶狠，當時怒發，將廿多名盜黨，殺死了十九個，餘人也一齊制住，各留記號之後，迫令將羣盜尸首，另尋隱僻所在，掘土掩埋，再用我自配傷藥，醫治鏢師，因他爲人尚好，又帶往華山朋友廟中，爲他停了七日，一面稍爲指點，直到全愈才走，不知怎的，他會在歸途，遇見本門一位師伯，談起此事，這位老人家，原受家師之託，說我殺心太盛，請其隨時管教，聞報大怒，等人一走，立着門人，把我尋去，見面數說了一頓，按照本門規條，封劍三年，

在此期中，劍雖隨身佩帶，却決不能取出應用，同時得信，金光亮已向崆峒餘孽，哭訴我誅戮羣盜之事，另加枝葉挑撥，這兩人一名火真人高立，一名五毒童子吳烈，俱是能手，本門封劍，照例獨自隱修，連朋友弟兄，都不能見，以爲仇敵必要四出尋蹤，不料這兩人，爲我好友所激，知我受罰，自恃太甚，竟命人與我送信，封劍期內，決不尋我，以免被人議論，說他們專找便宜，并無真實本領，期滿，或他尋我，或我尋他，各憑真實本領，再分高下存亡，

我知這夥人，素無信義，保不自作大方，暗使別人，故作不知，尋隙暗算，早留了心，自那日起，各地遊蕩了兩年，第一年還好，第二年底，我正獨居深山練劍，便有能手來尋，此時有劍不能使用，幸有防備，正想來時，用罡氣抵擋，不想有一神交之友暗助，事前將來人趕去，由此更無常住之所，去年得遇主人父子，再四邀我，來此下榻，并令乃子拜師，我見主人意誠，徒弟也還不差，方始應諾，爲防仇敵惹厭，約好獨居靜室，除徒弟外，連主人也不輕相見，故爾一直未晤，日前師伯傳書，才知見我頻年流轉，用功時少，上次受罰，竟是有心玉成，使我在封劍期中，勤習所賜劍訣，并告我約期將到，對頭勢盛，尙須約人同往，我自依言行事，仇敵知我愛在山野中居住，近年忽然失蹤，沒想會寄居富人家內，正在苦搜，這次一出門，便吃發現，適才便是金賊黨羽，崆峒後輩，奉命尋我定約，這廝劍術，尙未入門，竟敢欺我封劍期中，當面賣弄，本就忿他入門狂吠，如何能容，剛給了一個沒趣，陳兄由內院趕來，不及阻止，竟出了手，這些醜類，全都心狠記仇，我知仇怨已結，來日可

慮，祇得追上來人，連誥誠帶激將，另外又想了個主意，就算此賊，不肯死心，十年以內，決可無事，這廝名叫神火燕羅天章，乃高立的門人，又是盜黨，仗着雙方勢力，到處橫行，除一些師執同門外，還交了不少會劍術的敗類，到時如有警兆，可速尋徒兒，商計應付，切不可大意呢，陳進久聞金光亮的威名，還有好些會劍術能人在內，聞言大爲驚異，裴四先生，雖然未聽說過，聽那語氣，連同所見情景，料知是位劍俠無疑，謝了指教，重又請問，并求傳授，一面拜倒在地，裴琮連忙拉起，請坐答道，陳兄爲人，實是不差，可惜年紀稍長，又有家室兒女，十年深山虔修，不特歲月至苦，便那風寒暑熱，飢渴勞乏，和那外來蛇獸的侵害，也難禁禦，一個不好，白白送命，狄武實因機緣湊巧，資質心地，也還不差，他父子好善心誠，才得有此遇合，終因獨子，狄氏不應無後，暫不能隨我同去，此一年光陰，仗他勤奮用功，陳兄底子，打得也好，我再傳以心法，如論武功，照此勤習下去，自是上乘，如想學劍，也不過得有內家口訣，紮下根基，成就一層，尙須看他將來遇合，與心志而定，不是容易呢，陳進見裴琮，詞色誠懇，有問皆答，迥與初會時，落落孤傲不同，知是實情，不好再說，便告以起初祇當狄武，文武兼習，已令從學，白耽誤他許多光陰，想起慚愧，適見所學，已然遠勝於己，再爲人師，實太無顏，日內當向主人告辭，以免誤他學業，裴琮止住諷進笑答道，你我這徒弟，天性真厚，時常向我提說，陳兄對他恩義，全不忘本，實是可嘉，陳兄在此多年，與主人情如一家，我不久離去，便少會期，陳兄不是尋常祇圖衣食的武師，

就暫時由我一人擅專，也無不可，青出於藍，本依常事，更談不到難於爲師，再說主人也必不放陳兄歸去，不過，有了今晚這段過節，陳兄武功多好，也非內家罡氣之敵，飛劍更無庸說，何況賊黨凶惡勢衆，如在此時，暫且家居，許能免却異日糾纏，也未可知，好在雙方，稍爲發話接觸，并未分什上下，并不能算失風，武兒也無須難過，可向令尊去說，陳老師，現要回家，無須強留，好在相隔甚近，日後照常相見，等過一年之後，再行請回，上刻六雁的竹牌，遞與陳進，說道，此是前些年，有幾位好友，見我疾惡太甚，力言綠林中，未始沒有好人，不能一概而論，送此竹符，準備出外行道，遇見劫殺之事，對方如非極惡窮凶之徒，事前將牌出示，立可化干戈爲玉帛，連被劫商旅，也受禮待護送，再如贈與行客，持此往來，江湖上決無人敢惹，便金賊那等聲勢，見牌也須退避，我共取了六面，祇送了一面與一孝子，自身從未用過，現取一面相贈，備個緩急也好，不過，金賊近恃崆峒派靠山，驕狂已非昔比，他如問何人所贈，可告以鐵華老人，是你故交，即可無事，如不放过，便是不肯買賬，雖然當時於你，無什大益，由此他却樹下許多強敵，我想他縱凶橫，未必敢如此肆無忌憚，尤其是他本人，近年已極少親出，手下黨羽更不會有此大胆，還是有用的成數，要佔多一半，就遇本人，敢於胆大妄爲，也決不敢下毒手，傷人性命，祇能拿話僵他，脫身之後，立有許多能手，自來相助，但是此符，珍貴非常，江湖上人，視若防身至寶，既不可輕借人用，更須嚴密保藏，遺失不得呢，陳進接牌，大喜道，此牌可是雁山六友中的，石老前

輩鐵華所贈麼，雁山六友，先師李晴川，見過四位，當時敘禮，先師尙是後輩，老前輩既與六友交遊，比陳進至少高出兩輩，適才稱謂，萬不敢當，還望賜呼賤名才好，裴琮道，我最不喜這些俗套，除却本門師執，全都各論各，自我相識之日起始，何況你我，俱是武兒之師，令師素昧平生，我素脫略形迹，如拘執這些小節，當我老輩，反而使我難耐，總算癡長幾歲，以後喚你老弟好了，陳進還要再說，窺見裴琮，雙目精光隱射，面上已有不悅之容，雖然不敢再行瀆請，終覺不妥，祇得仍以先生相稱，裴琮也就聽之，陳進自知細底，心生佩服，詞色舉止，由不得添了恭敬，待了一會，裴琮道，我最不喜人拘束，先前談得頗爲投緣，自從你一加恭敬，此時反無話可說了，陳進聽出話已說完，意似逐客，知道這類異人，多有特性，逆他不得，好在人還不走，已得了不少益處，改日再託狄武，關說求教，也是一樣，天已夜深，何必急此一時，隨即起身辭別，裴琮祇將頭略點，并未起送，狄武請道，我送陳師父回房，去去就來，裴琮笑道，陳師日內回家，你和他暢談一夜，少時再來好了，狄武答說遵命，便隨走出，陳進路上兩次問話，俱吃狄武止住，一同回到前院，剛一進門，便拉着陳進的手說道，師父，你真回家麼，陳進見他，仍是幼時磨着自己，多學武藝，執手求教，親熱情景，詞色十分依戀，好生感動，便拉他同坐在平日用功的長凳上，淒然說道，無怪裴老前輩，誇你天性真厚，也不枉有此遇合，連我也沾光得益不少，本來今晚，如不與來人結怨，照理雖應該離此而去，但我和你父子，多年情誼甚厚，與尋常處館不同，你又決不會

輕視我，常住在此，祇當朋友寄居，有何不可，偏會一時冒失，樹下強敵，我如不走，必給你家生事，否則，裴老前輩也決不會那等說法，一則留此有害，二則你兩世哥，一個忠厚無用，一個又被我老妻，慣了一些習氣，生來性傲，幾次命他，隨我在此，與你同學，却願在家用功，我因他尙知勤奮，也就聽之，終不如在我身邊的好，他又不肯常來，我屢想家居些日，均被你留住，我又愛你，不忍拒却，這十年中，我們兩家相距，不過二三十里，往往數月不歸，就回家，也祇住上二三日，你不派人接，我也必回，家務交你大世哥，好些不合我的心意，也無暇過問，前三年，承令尊厚賜，爲我建下養老田業，老想親往料理一番，也未得便，正好借此回家，住上一年，圖個一勞永逸，裴老前輩，定是飛劍劍俠一流人物，留此日期，必不會久，去了想他再來，定必甚難，先前我不得知，自使你每日糟掉半天光陰，真個可惜，我去之後，務要日夕隨侍討教，那怕時光不夠用，難於速成，先把根基紮好，等他走了，再行練習，終有成功之日，我知劍術口訣，不奉師命，不傳外人，決不強你背師行事，如若遇便，可代你二世哥請求，能蒙允其拜見賜教更好，否則，將來由你，稍爲指點，問他可不可以，他如不願，切勿相強，我也並不在這一兩天，你代我向令尊，婉言陳說，告以利害，說定之後，我再假作負氣，借故辭去，一年之內，雖不上門，你等老前輩走後，仍可常時派人尋我，此時確是用功要緊，還有那面竹符，關係重要，雁山六老，在前明時，已威名遠震，飛劍自成一家，甚是神奇，萬想不到，會是裴老前輩至好，有此竹符，走

遍天下，萬無一失，我料金光亮，尙不敢犯，何況是他手下，不特我可無慮，將來傳與你世哥，也佔不少便利，真比得了什麼奇珍異寶，還要高興呢，說時，似聞房上，有人哈哈一笑，陳進知道，又有差池，不禁大吃一驚，想不到一生謹細，祇爲狄家，深宅大院，安居已慣，不覺疏忽成習，加以突遇敵人，對頭已走，又得了一面聞名多年，而未得見的，雁山六友的竹令符，一時喜出望外，師弟談心，昌言無忌，鬧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再要出什變故，連氣帶急，又驚又愧，當時便要追蹤出去，上房查看，狄武忙一把將他拉住，說道，師父且慢，連日後院裴師那裏，不斷有人來訪，敵友難於分清，待徒兒去看了來，說罷，語聲住處，人已穿窗而出，孤雁穿雲，往對面屋頂，斜射上去，一晃不見，陳進見他，捷如飛鳥，聲息全無，自從裴踪到此，歲月并不算多，居然練到這等時候，自己半生苦練，并未中輟，比起他來，竟自弗如，又是慚愧，又是爲他歡喜，待了一會，一想今晚所遇，不論敵友，均是生平從未見過的高手，發笑這人，往來房頂，自己分毫未覺，必非一流，如存敵意，出去決討不了什好，徒兒不令出去，明是保全自己名望，但他本領雖高，東家祇此獨子，又爲自己出去，如何坐觀成敗，二次一急，又要趕去，忽見狄武，越房飛墮，落向院中，喜容滿面，迎將進來，說道，師父你道是誰，適才發笑這人，竟是裴師常說，和雁山六友，交情最厚的，那位笑仙，師父可知道這位老前輩麼，陳進驚道，我幼年時，便聽師長說起這位老人家的盛名，祇和他姓樊，與一位姓簡的劍俠齊名，雙方又是至交良友，永遠同在

一齊遊戲風塵，生平愛笑，曠達不羈，西南諸省英豪之士，多稱他爲快活神仙，可就是這位麼，狄武道，一點不差，他和簡二先生，由秦嶺遇一奸殺貞女的妖道，窮追到了青海鐵沙嘴，才將妖道殺死，又往海心山，番人部落中，遊玩了些日，歸途聽人說裴師，與金光亮結仇，引起崆峒派，火真人高立，五毒童子吳烈，代金賊出頭訂約，比鬥之事，二位老前輩，平日蹤跡遠在西南，與裴師雖是多年好友，見面時少，直到新近秦嶺之遊，遇到一位張師叔才知道師父封劍經過，無奈隱跡已久，不知住處，本就料到人在甘新一帶，打算繞路尋去，不料無意之中，由對頭口裏，得知住處，自然高興，二位老前輩，除非眼見對方爲惡，一向寬和，人不犯他，他不犯人，輕易不肯出手，又急於和裴師相見，那幾個賊黨妖孽，話雖驕狂，并不在意，匆匆尋來，不願在此多留已約裴師明日出外，覓地長談，別時，因聽裴師說起弟子，想看一看，發笑由於素習，并無他意，祇是弟子追去，正值裴師，留他在大門外閒談，因而拜見，得了好大恩賜，師父請看，陳進見他雙手伸處，一手握着一把金丸，看去比黃豆，大不了多少，粒粒滾圓，金光燦爛，東西不大，拈在手指上，覺比尋常黃金，沈重得多，再一細看，金丸通體光滑，祇齊中心，有極細一絲紅線，隱隱透出，不用目力，絕看不出，猛然想起一個有名女異人，失聲道，這不是昔年睛紅線仗以成名的，紅線金丸麼，當年老乞婆，仗此暗器，縱橫東南各省，生平從未遇到過一個敵手，晚年雖然瞎了一眼，另一隻眼，也自昏花，但他耳朵，較前更靈，和人對敵，仍是不用兵器，來者如是仇敵，無論對

方，脚步多輕，也能聽出，并能測知對方強弱。將手中金丸，按上中下，一發三粒，永無不中之理，再要被牠引逗開口，一出聲音，更是尋聲打人要害，百發百中；其應如響，尤利害是，帶有紅線的一種，經他精心祕製，紅線中蘊有奇毒，見血必化，人被打中，走不出百步之內，必死無救，可是他也輕不肯用，指力更是特強，對方多好硬功，也能打入體內，曾在山東道上，受對頭環攻，被他一彈，打穿三人，當時威震齊魯。綠林中人，把他畏如天神，提起胆寒，多大的事，祇有他一丸在手爲證，立可化解，到處受人恭禮迎送，無一敢犯，不料樹敵太衆，結局反死在一個尋常人的手裏，詳情我不深知，祇聽說是他心愛嫡傳徒弟，女鐵丐花四姑，給他惹的禍，因其欺人太甚，那對頭含恨多年，竟因他雙目全瞎，設計報仇，受一高明讀書人的指教，先用計把花四姑，引向遠方，然後下帖請他赴宴，用十七層溼棉頭髮，製成一面護身牌，在應敵之處，設下雙料軟兜，見時，先拿話僵他，說自己知他金丸難敵，苦練多年，能夠身子不動，接他暗器，由他先發六枚金丸，打死自是認命，六丸不中，再行還手，以了昔年公案，你看如何，老乞婆，也是該當命盡，一生未見敵手，晚年越發驕狂，自恃手法奇准，一丸便可斃敵，每次出門，至多祇帶六丸，以爲耳靈，武功又好，周身祇有耳鼻兩處要穴，通體刀箭不入，就不用金丸，敵人近身五步必倒，還怕何來，聞言還在冷笑，賣老不肯先發，就發，也祇用三丸，直到對方，連用巧語擠激，最終套出他六丸發罷，任憑用什麼心計暗算，均所心甘，一死便算，雙方仇怨勾消，決不再令門人復仇的話，

所以天奪其魄，想挽回顏面，六丸齊發，以爲渾身除那兩處要穴外，刀斧不入，曾在維揚打擂，獨臂反震千斤關，空手入白刃，在四十七筒飛蝗弩，環射之下，掌劈二十九家，成名大盜，心高氣傲，正準備六丸不中，如在仇敵與他約定之內還手，自無話說，也所不懼，祇被聽出，暗用火攻，和有什麼犯規矩的陰謀毒計，立即發難，和在維揚一樣，殺他一個落花流水，中間人事前如不攔阻，便連仇敵帶中人，一齊算上，就便吃了眼瞎的虧，逃走幾個，事後也必等愛徒女鐵丐花四姑回來，一同尋去，非趕盡殺絕，不消今日之辱，在他以爲薑是老辣的，明已覺出中人，左袒仇敵，必有陰謀，自己本領，不是不知，出手定必利害，愛徒遠出，不合恃強應約，一請即至，就算仇敵無奈已何，六丸不中，已是丟人，一生言出必踐，適才曾對敵人說過，追命三丸，如打不中，從此揭開，對方祇不再有冒犯，連愛徒一齊不再尋仇等語，倘若無詞可借，少時如何反臉動手，又因初來時，仇敵話雖連儒帶激，禮貌十分謙恭，最可氣是，仇敵軟做，等六丸發罷，并不還手，或是故意虛發兩鏢，表示與己拉成平手，誰也不傷，來請入席，丟人更大，自己不比暴起的後輩，還可交代兩句過場，領酒而去，那時進退兩難，仇敵恨重，決不肯拜師，又無法再尋人家報復，這暗虧怎吃得起，越想越氣，立意借題發揮，四外查聽仇敵動靜，和有什人議論，如用火攻等陰謀毒計，固應立即暴起，卽或不然，祇稍爲抓着一點題目，也決不輕易放過，等到復仇洗辱之後，受人指摘，也可推說眼瞎不見，聽錯誤會，立即借詞洗手歸隱，好歹出了今日惡氣，并顯爲人光明，言行

不苟，怎麼也比當衆丟人，要強得多，祇顧居心惡毒，不料落在對方算中，瞎紅線，第六丸剛剛脫手，語聲較高，同時，對台仇敵，也在大喝，瞎婆留意，心方一動，台孔下埋伏，已自發動，猛覺鼻孔內一麻，那苗人所用毒藥吹針，最小最毒的一種，細如牛毛，用百餘種毒蟲毒草，淬煉而成，祇被人刺中，七步以內必死，伏處極巧，瞎紅線一心三用，竟未聽出有人伏在台下，知受暗算，急怒攻心，厲吼一聲，隔臺飛撲過去，據在場的人說，他功力真好，對方防他反噬，兩台相隔十來丈，他飛縱起時，竟達七八丈高下，兩手平分，腳上頭下，活似一隻大老鷹，覷準下面藏有狡兔，凌空下擊，身法固極輕靈神勇，美觀無比，雖是眼瞎，落處一點不差，幸而台上人，早防到此，暗號一發，立即縱避，跳落之後，便作之字形閃開，就這樣相差祇有數尺，如非台遠，仍非死他鐵掌之下不可，吹箭毒再不烈，就頭一下，不必擊中，吃他尋聲追撲，仍無幸免，并還要帶累多人傷亡，你說有多利害，瞎紅線手到之處，那厚台板，齊成粉碎，衆人見他，這等威勢，紛紛驚疑，待要奔避，防他再起追撲時，人已坐地不起，也不發話，也不臥倒，待了一會，爲首二人，覺着這等僵持，不好看相，便由一個沒有仇的，壯胆上前，連問不答，最後問他是否回去，才將頭微點，按說當場除爲首諸人外，誰也未看出他這致命暗傷，怎麼中的，多半還疑他羞惱成怒，殘殺洩忿哩，這人也實機警，看出他人雖未死，面容慘變，知他正運內功，阻住毒氣，不令竄入心臟，活決不久，樂得大方，故意當衆聲言，先把他足恭維一陣，話甚得體，而又巧妙，竟然明說這

大本領，并世無兩，因雙目失明，無異受人暗算；雖敗猶榮，爲示敬仰，和江湖義氣，由全山數十首要，用暖轎親身護送回去，瞎紅線一生，吃了性傲的虧，受傷之後，剛飛起空中，便覺利害，十九必死，忙把氣血閉住，人雖下落，因忌動氣，復仇之念，已然暫息，暴火一熄，回想生平，殺人太多，今日理應受報，仇人報復，也是該當；立即心平氣和，爲想有一件背人心事，必須對愛徒叮囑，恐怕多言破氣，不能久延，又不願向人服低，仇人如此陰毒，難保不用火攻，正防焚身在即，忽聽對方發話，以爲不免被人刻薄幾句，以他此時，取一二人的性命，仍是易如反掌，想是自知孽重，縱傷一二人，濟得什事，他本人一動真氣，也必同死，更不能與愛徒訣別，於是一味隱忍，一面強自運用內功，準備到了緊要關節，還他兩句，及聽對方，當衆自承暗算，語氣如此尊崇，不知對方，故藉事前僵激之言，特意表明暗算，已得他親口許可，有言在先，不算犯規，以防日後洩露，反爲不好，聞言竟受感動，強壓住氣，緩緩答道，盛情感謝，我死而無怨，請送我回，速將小徒，尋來一別，此仇已解，我不許他報復便了，衆人知他言行如一，正合心意，各說了幾句過場話，一面分人去尋花四姑，一面準備將他抬入暖轎，立時送走，花四姑本是受愚遠出，按說極難早日尋回，瞎紅線不等愛徒訣別，便要身死，也是事有湊巧，花四姑中途忽遇一江湖同道，因在外行劫，又被敵人用內家重手法，震傷內部，祇瞎紅線能救，雙方至交，便同趕回，恰好相繼到達，瞎紅線先當來人的面，告以前事，花四姑聞言，自是悲憤，本想爲師報仇，瞎紅線也真

光棍，非但嚴禁報復，反將自帶信符，交與仇敵，以實前言，花四姑知那信符，乃他門中免死金牌，不能違抗，祇得忿忿而止，睛紅線遣走來人，并將心腹話，告知愛徒，到家第二日死去，那六枚金丸，花四姑也未便索回，由此便不再聽提起，不料竟會落在笑仙師的手內，轉贈與你，造化不小，不過，前聽人言，這種暗器，和昔年木尊者所用明月珖，有異曲同工之妙，江湖上人，視如至寶，你須好好保藏，不可輕用呢，狄武道，笑仙師說用法有裴師指點，一學即會，此丸新近到手，作爲見面禮，無什希罕，并說此子根器頗好，可惜富家驕養，父母在堂，未必捨得令其遠遊，如能離家從師，去往秦嶺，學上三數年，一面隨同歷練，出入相偕，成就決不止此，弟子原知裴師，不久遠行，這一分手，不知何年得見，每一想起，便自愁煩，再加今夜狗強盜，來此投帖叫陣，起身定必更快，本心想要跟去，祇恐父親不允，師父可有什法子想麼，陳進方答，你是獨生子，遠去秦嶺，令尊必不放心，背父而行，又非人子之道，再說，裴師也必不許，但有一事奇怪，因恐不便，從未向你問過，一直藏在心裏，你可知令尊少年時的事麼，狄武問故，陳進道，當初令尊，請我教你武功，這裏漢回雜居，時生械鬥，子弟習武，原不足奇，祇是令尊，對你最爲鍾愛，又是獨子，何等驕養，而你習武年歲太早，初來時，又再三叮囑，務請三年之內，將幼功練好，紮下根基，不可憐其年幼，便予姑容，後聽人說，連我已請過三位武師，不知何故，未滿三月，便以厚禮辭去，最後費了許多事，展轉將我請來，開始教時，幾無一日不來，雖作旁觀，未發一言，

但他神情，却極專注，等我看出有異，拿話試探答語偏是外行，先還拿他不準，後有一天，我發現令尊，摸你臂骨軟筋，伸手便是地方，剛看出以前故作不知，實是行家，過不多日，忽然面現喜容，從此輕易不再看你習武，直到如今，也未再考問你的功力如何，多年貧主，親如家人，料有隱情，也未深詢，平日想起，已自生疑，這次更怪，裴師受了師門嚴罰，封劍三年，平日疾惡仇敵甚多，蹤跡自極隱晦，休說常人，便我相遇，也未必不會錯過，令尊以一富翁無心相遇，竟能識此異人於風塵之中，尤奇是那麼孤高寡合之士，居然一請就來，所約全都照辦，連對我也未吐過隻字，我看令尊，必是行家，也許少年時，有什麼事故，想你爲他爭氣，否則，令尊行俠好善，漢回兩面，全都對他尊重，常以片言解紛，從未聽有仇家，怎會對你習武一事，看得這重，如我所料不差，事非無望，明日見面，爲你一試口氣如何，狄武驚道，師父說得對，家父少年的事，我不曾聽說過，祇有一年，撞見爹娘，對哭對勸，我知二老和氣，從不吵嘴，方要上前勸問，家父忽然借一不相干的事，和娘爭了幾句，負氣走出，我看出是假吵，向娘探詢，娘答語既不對題，并還禁我再問，隔不一會，轉問我近日用功情形，用手捏我肩井穴，說我結實，才現一點笑容，由此未見再笑，也就忘懷，自從裴師，一到我家，爹娘格外喜歡，但從未考問過我功課，我原隨裴師同住，每到上房請安，留時稍久，定必催走，娘常說裴師未必能常在此，機緣難再，幸而陳老師，教你練好功，學時容易，縱不能盡得他的傳授，也夠用了，侍奉父母，來日方長，難得兒肯用功，乘

裴師在此，多學一點是一點，現在想起這些話，果不像是外行說的呢，陳進道，照此說來，十九被我料中，裴師也必知道細底，我受令尊厚惠優禮，中心感激，決能守口，你何妨先向裴師一問呢，狄武還未答話，忽見門外有人走過，正是師父裴琮，急於往詢虛實，天也快亮，便向陳進，道了安置，隨後趕去，遙望前面樹下，有人迎來，正是父親，與裴琮對面立定，說了兩句，便即回走，心越生疑，連忙追上，剛喊了聲師父，裴琮忽把面色一沉道，你還不隨我睡去，狄武知道師父，皮氣古怪，不敢再說，祇得隨同入內，裴琮進房便睡，和沒事人一樣，狄武回憶父母關心習武，以及近年老夫妻常時背人密談情景，越想越覺可疑，不僮父親藏有心事，連乃母也有難言之隱，并還於他習武有關，盤算了一夜，也未睡好，本來未明前，即須起身用功，雞聲初唱，剛要下牀，裴琮攔道，我少時還須出門一行，你不妨多睡一回，等我走後，再照前日所傳用功，已和你父親說過，今日無須到上房去了，你等到我二更不回，方可離開這屋，每日如此，我祇近兩日忙，暫時還不會離去，有事，行前自會明言，不到時機，問了也無人說，徒亂人意作什，各自用功，樊師伯所賜金丸，將來，最有用處，雖嫌過於陰毒，好在不是常用之物，適才我已命人，爲你照樣打了四十九粒，以備異日應用，這六丸却不可用來練習，樊師伯匆匆傳授，手法也未學全，等新打的鋼丸送來，再加我的傳授，率性學上一個最高的，不是好麼，狄武知道師父祇管禮節簡略，而言如律令，不許分毫違忤，便就牀上應諾，暗詳語氣，分明陳師所說，一點不差，父師二人，均不許此時

過問，須等武功練成再說，一夜無眠，心神略定，想了想，也就睡去，醒來白色已高，師父早走，自在房中用功，先還以為陳師，今日許能探出一點真情，自己不能出房，午後命人往請，才知陳進託詞修墓，建造居室，已在午前回家，行時，留有一信，彌封甚固，內寫昨夜所說，深悔冒失，不可再問，此後照裴師之言行事，秦嶺之行也許有望，但在裴師去後，方可成行，閱後將信燒燬，也不可再向人提起，狄武看完，將信燒燬，素日敬師，雖在背後，也從不敢違忤，自在房中用功，年青好奇，又是父母的事，偏不許問，不料師父，一去三日不回，正等得心焦，忽見前用書童倚劍入報，說莊外來了一個窮秀才，要見老師和主人，因莊主不在家，又知老師，向例不見外客，回復他偏不肯聽，說什麼，也非見不可，硬說裏面有人，老的不在，見小的，也是一樣，姓名却不肯說，神情十分懈怠，說話也十分氣人，本來下人們，均受過老莊主的教訓，自來不肯得罪來客，不問貧富，一體恭敬，因為這人，實在討厭，管家趙六，不合誤認是個打秋豐的秀才，說了兩句不甚客氣的話，這人立時發怒，籍口下人們，看不起他，張嘴就罵衆人狗眼無知，不識高人，不看在裏面師徒二人分上，連狗腿也要打折，大家見他，出口傷人，未免有氣，又疑是存心來此訛詐的，無賴窮酸，先是趙六，和他理論，越說越僵，便推了他一把，趙六自恃近年習武，頗會一點拳腳，照那人神氣，還不是一推就倒，誰知對方身子未動，也未還手，趙六却跌出兩丈以外，大家見他無理取鬧，本就有氣，再見趙六受傷，羣起動手，那人祇冷笑了一聲，說是你們這羣蠢

才，我二先生，不值計較，誤你主人的事，莫要後悔，隨說，轉身就走，任憑衆人打罵，理都不理，神色自如，依舊緩步前行，若無其事，可是衆人打到他的身上，好似打在鋼鐵上一樣，再不，便被一股力量，撞將回來，跌倒在地，對方手全不動，是動手打他的人，全受了傷，張福年老，較有見識，看出不妙，又見凡下重手的人，傷也最重，有的疼得臉都變色，有的跌出老遠，人却未傷，一同動手，所受有軟有硬，會不一樣，知是異人，連忙搶向前去，再三說好話，陪不是，才請了回來，他指着動手的幾個護院武師笑道，我二先生，向例不走回頭路，好心靈到拉倒，姑念無知，醫傷可以，似你們這樣膿包無用，如何能爲主人保家呢，說罷，向衆人傷處，略爲撫摸，傷痛立止，僅祇紅紫色未退，治完便走，張福和未動手兩位武師，想要請他入莊小坐，探問來意，他堅執不肯，說你主人，素昧平生，不過，聞他爲人尚好，意欲一見，不料相左，你們又這等討厭勢派，我已不願多事，仍是堅執要走，張福一想，莊中祇陳老師武功最好，閱歷最多，偏在前日回家，摸不清他是什麼來意，小爺不知外面的事，老莊主早就囑付，不許對人說出小爺習武之事，後院這位老師，又是讀書人，自更不知江湖行徑，因此未來通報，見留不住，祇得聽其走去，小的先未動手，越看那人越怪，知他要往東走，便乘張福和他說話之時，預先掩往他的去路樹林之中時候，一會，果然見他走來，小的等他走過，又尾隨了一段，那人忽然回身笑道，你這小玩意，不去侍候小主人，跟我做什，小的便跪在地下，請他指教，並問來意，可是尋找教書先生，他說你

這小孩，到有點意思，可恨那羣蠢貨，連我找誰，都聽不出，一味勢利，以爲我穿得破舊，便是來要錢的，以你家主人豪富，行點善舉，有什希罕，縱得這些下人，如此無禮，我便有什好意到他，也懶得管了，本來不想再管閑事，不過你小主人，聽說還好，我想見他一面，你家已不願去，可令他今夜子時前後，到你適才藏伏的樹林之中一見，祇許你一人，隨他同來，不來，也自聽便，因我今夜，打此經過，並不專是爲他，此時尚有約會，你回去罷，小的原知老師出門未回，小爺必和上月一樣，奉命在此用功，不能離開，所約又在深夜，怕去不了，又不便說實話，想要開口，請他改成明天，他已走去，再往前跟，便被喝退，祇得回來奉告，裴老師如若今夜不回，小爺能赴約麼，狄武知道倚劍，聰明胆大，心細靈巧，莊中不少下人，和護院武師，祇他一人，看出裴老師，是位異人奇士，因裴師平日傳授，多是先用口說，練的又是內家勁功，打坐時多，每值練武演習，人全遣開，誰也不知習武之事，獨他留心，看出有異，曾在半夜裏，藏身隱處，偷看自己出功，接連三月，被父親發現，這日早起，忽來和裴師密談了幾句，第三日，便將二童遣走，換一老僕服侍，不喊仍然不許進門，倚劍本極好武，曾向陳師求教，常時當衆練習，自被遣出書房，便不再練，人也逐漸老成，恭謹起來，自己本最愛他靈慧勤謹，遣走之後，見他往往乘人不備，借故到書房中走動，每來，必以全神貫注在裴師身上，面帶希冀之容，祇不大多說話，料定想要求教，不敢開口，曾經背人問他心意，是否如此，答話吞吐，似有難言之隱，每日忙於用功，見面時

少，也未細問，這時一聽來客，是位異人，自想一見，又聽所說似有件事，想要面談，恰巧室中無人，便道，老師原許我夜裏可以離開，老莊主知我不會出外，到時，由後園越牆出去，必無人知，你可備辦一點酒食，用一食盒，預先帶去，等我前住相見，你這等用心，我隨裴老師練武，又曾偷看三月，平日却聽人說，你近來武已不練，愛打午睡，較前稍懶，可你是你夜間背人，暗中習練麼，倚劍跪稟道，小的不敢隱瞞，自從裴老師，來了不滿一月，便看出小爺，借着讀書爲名，隨他練武，武功比陳老師要高得多，心中羨慕已極，本想從學，先是胆小，不敢偷看，後來試探出老師明知不問，祇不肯親自傳授，剛偷看了三月，還未學全，便吃老莊主看破，將小的和同伴鳴琴，一齊遣走，並在暗中警告小的，不許走口，以防陳老師知道不快，否則，必按家法重責，小的防人看破，由此不敢當衆習武，祇在半夜起來，練上些時，無奈前半紮根基的功夫，尙無所知，幾次借故進來，想求老師指教，老師不理，未敢出口，及見那位異人走路，不帶一點塵沙，和老師一樣，方始生心跟去，聽他口氣，似乎還好，對小爺更是看重，此人必是裴老師的好朋友，決無他意，自稱二先生，不說名姓，老師不知怎的前日一去不回，否則請到家中相見，豈不更好，狄武素無執袴習氣，又正無聊，見他說完要走，便笑攔道，老莊主既不在家，誰還管你，就是回來撞見，也不是沒有話說，我將來還要出門走動，都是一樣的人，分什主僕，天已將黑，可令伺候書房老劉，傳話廚房，備幾樣的酒菜，再把陳年好酒，取兩小罇來，一罇不要打開，說我要用，老劉如

問，你就說我教你進來的好了，說完，快些回轉，乘此機會，我看你功夫，練得怎樣，也好傳授指點，除內家口訣，必須問過老師外，別的均可傳授，倚劍聞言，喜出望外，立時跑去，傳完話回來，狄武一查所學，居然把師父所傳的，一套小乘七十四招手法學全，別也會了不少，天分極高，一點就透，便就自己所學，除師傳心法口訣外，一一告知，倚劍喜得感激涕零，狄武一想，自己將來，孤身上路，如能帶這麼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有力同伴，豈不也好，想到這裏，越發用心指點，反正無人，連吃飯也強拉倚劍一齊，主僕二人，興高采烈，時光易過，不覺子時將近，後院書房，照例不奉呼喚，誰也不許走進，一見約會時間將到，先前忘了莊中護院人多，恐倚劍私出，被人撞見，索性同路，各帶所備酒食，竟由書房中，縱上屋頂，輕悄悄越向後牆外面，沿着圍牆，往莊東林中趕去，到後一看，並無人影，料知爲時尚早，便就當地，尋一桌而大的山石，將酒菜擺好，仰望天空，月明如畫，清陰廣被，涼風陣陣，吹得地面上，光影散亂，宛如片片碧雲，往來流走，二人恐風沙污了菜肴，重又藏向食盒之內，一同乘涼等候，待了好大一會，未見人來，估量時已丑初，全都等得心焦，倚劍更因主人，那等愛重，異人如若不來，何以見信，心中愁急，不時去往四下探看，狄武並不疑他說謊，見其惶急，剛剛回來，又跑向前面沙堆之上，四下眺望，便趕了去，說道，自來高人奇士，都有古怪皮氣，裴老師便是落落寡合，他說子時前後，我們應在亥初就要恭候才對，因見莊中乘涼人多，又都是些會家，耳目靈警，恐被發覺，來遲了一

步，也許異人，已然來過，嫌我們來意不誠，或是誤會不來，已早走開，好在今晚月白風清，再等個把時辰，人如不來，我們兩人，吃上一頓回去，等師父回家一問，就知他的來歷了，二人立處，三面林木環繞，與沙堆差不多高，後面一道大河，由上下望，四面看出老遠，外來的人，却看不出林中藏有這大沙堆，尤其是向路一面，樹更繁密，又當夏日，望過去黑壓壓一片濃蔭，隱僻非常，比時狄家因是客籍，不願與別族土人，混在一起，擁有土地又多，方圓十幾里，均是狄家田產，表面上看去，襟山帶水，孤零零一座大莊院，旁邊雖然附有一些人家，都是下人佃工眷口，狄武主僕，從小生長在此，地形最是熟悉，算計異人，必由東南方，通着驛路的那條土峽走來，正觀望間，狄武偶然回顧，瞥見側面林蔭下，馳來兩個黑衣人，其行如飛，正往先前陳設酒肴的樹林中趕去，到了石前，見有酒鐺食盒，呆了一呆，互相低語了兩句，便各分頭四下窺探，心疑異人在內，剛要尋問，倚劍人甚機警，見那二人，神情鬼祟，又穿一身夜行衣，背插單刀等兵器，腰掛鏢囊，連忙搖手，止住狄武，一同藏向樹後，悄聲說道，那異人是位讀書相公，人狠文雅，那是這等神氣，我們莊上，從來沒有鬧過賊，現在不說，就在以前，陳老師也是威名遠震，無人敢來擾鬧，今晚怎會有夜行人到此，我看這決不是什好東西，可惜先沒想到，未帶傢伙，不知對方深淺，最好由小的守在此地，小爺回去送信，就便帶了傢伙前來，等查明他的來意，再作計較，狄武笑答無須，我新學會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又練會重手法，不論樹枝石土，全可應用，無須什兵器，你看

這兩人，想吃我們的東西，地理又好似不熟，你把脚步放輕，隨我掩將過去，偷聽說些什麼，知道來意，就好打算了，說時，見兩黑衣人，正拿起食盒酒罈，想要開吃，忽又放下，略一商量，便往二人立處樹林中走來，不時低頭查看，似在尋找地上脚印，二人見他行經身側，正想繞着大樹閃避，就便聽他說些什麼，內中一個，忽似有什警兆，抬頭連望了望，朝同伴打了個手勢，便向林外，分頭趕去，二人見黑衣人，借着樹蔭隱蔽，東西分馳，料他要回到原處，忙往先放酒食之處掩去，隱身存側，向外窺探，待不一會，黑衣人果然回轉，都是貌相凶悍，身材高大，年紀約在四十開外，一個背插單刀，腰掛百寶囊，一個雙手臂上，套着一個長約七寸，半圓形的鐵管，背插單刀，寒光閃閃，似頗鋒利，一同到了石前，各就兩旁石塊上坐下，一個說道，六哥吃罷，我真餓了，管他是什原故，且先吃飽再說，佩拐的答道，誰不餓，誰是孫子，傍晚在黃沙鋪，和你起身時，早知道老鬼住的地方，前不挨村，後不靠鎮，必須吃飽再來，惟防到時太晚，和事完上路，前途荒涼，沒處去買吃的，我們壞飲食又吃不慣，難得那家，適有鷄肉，鍋魁又好，還想吃完買些帶走，不料遇那窮酸惹厭，搶在頭裏，全數包圓，和他轉買不成，白嘔了一肚子氣，如非老頭子有命，不許路上和人爭執，真恨不能將那廝斫死，後來吃了一頓堵心飯，向店家商量，搜遍了左隣右舍，出了加倍的價，才賣到兩隻病鷄，和一些剩饅，趕了七八十里，因先前飯未吃好，肚子空虛，正想取用，不知怎的，竟會被我失去，我們走這一帶，最是荒涼，又在夜裏，往回找

了十多里路，也未找到，我認定有人，暗中鬧鬼，你說祇那窮酸可疑，我却不甚相信，一則我們走時，還在濫灌黃湯，滿嘴胡說，我們脚程那快，一路留心，既未見他跟來，沿途也未見有人影，定是自己失落，否則，真有高人強敵，中途必要作梗，也不會容我到此，這時想起，過那樹林時，彷彿身側有股疾風吹過，你還拔刀四望，因月光甚好，並無人影，也未在意，再走不遠，想吃東西，掛在身後的一包食物竟自失去，到了這裏，衆弟兄一個未來，老鬼莊中，全無動靜，石上竟擺着現成酒食，聞說老鬼年輕時，非但武藝高強，人還機警絕倫，自把老頭子心愛的人奪去，便隱姓埋名，來此隱居，因他出身富家，人又聰明，一連二三十年，誰也想不到，江南世家豪富，會作商人，隱藏在西北邊荒之地，老頭子空自懷恨多年，怎麼也打聽不出他的下落，這膽也真大，前些年居然還敢裝着行商，連去江南數次，因他年老變相，喬裝又妙，與老頭子，兩次相遇，均未露出破綻，最後一次，他往江南祭掃祖墓，被九弟發現歸報，老頭子才生疑心，知他夫妻，必在人間隱跡，連忙命人，四出查訪，無如老鬼詭詐多端，上墳時，換了裝束，除哭得傷心，不像遠房子孫而外，別無可疑，事完就走，二路化裝，聲東擊西，竟被逃出羅網，由此便不再見，今春老九偶往蘭州訪友，無意撞見，暗中尾隨到此，才得知他的下落，老鬼夫妻，已非尋常，何況老頭子爲人性情，和近年的威勢，他不會不知道，平日必有防備，我是越想越怪，這些酒食，不是早已得信，故意借此點破，便是有心取笑，依我說，最好不去動他，還是守在此地，等見莊中，升起旗花

信號，前往合圍，迎頭堵截，不令一人漏網，斬草除根，免留後患，話未說完，佩刀的已將食盒打開，狄家飲食講究，狄武想要款待異人，所帶酒食，更是精美，來賊隨賊魁，縱橫齊魯和大江南北，成名多年，山中服用豪侈，西北邊地，最少走動，長途奔馳，所經多是荒村野店，這等好酒食，尙是西行初遇，又當餓時，不由食指大動，插口答道，管他呢，老頭子法令素嚴，來時下令，除將仇人夫婦，挑了脚筋，生擒回去，下餘鷄犬不留，我們一行十五人，都是千中選一的好手，反正非拚不可，事若不成，也沒臉回去，管他老鬼，是什用意，且先治飽肚子再說，不然的話，我們人地生疏，老鬼何等深沈機警，他在此多少年，本地人，僅知他樂善好施，對人謙和，連他所養護院武師，都無人能知姓名，也未從見他家的，露出會武形跡，似此虛實難測，無人則已，有人相助，定是高手，動手以前，不吃飽怎行，何況事完，還要趕出七八十里去，與二哥他們會合呢，說時，狄武主僕，藏在樹後，早聽出二賊，竟是仇敵派來黨羽，趕殺父母全家，不由怒火上升，本想尋找石塊，先將二賊打倒，擒回莊中拷問，猛想起昨夜樊師伯所贈六枚金丸，正帶身旁，精神越壯，剛剛取出，佩刀賊已越說越饒，口說六哥，還是吃罷，等我開饅同飲，佩刀的也因前途，受人戲弄，不會吃飽，這時同是飢渴交加，嘴說着話，看見那些精美的酒菜，也自饒吻大動，剛伸手拿起半邊肥鹵雞，想要撕吃，忽聽噫了一聲，原來那酒饅，本擺石上，二賊先離開時，隨手放在所坐身側，來時還曾看到，饅放原處未動，這時竟會不知去向，二賊均是綠林中的好手，見

狀大驚，料知有了勁敵，暗中爲難，一個失聲驚訝，方說得留神有人四字，佩拐的賊，一面聞聲側顧，手中雞腿，已快塞到口邊，還未及咬，倏地疾風颯然，眼前人影一閃，吧的一聲，早挨了一個大嘴巴，二賊也是久經大敵，有名巨寇，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好漢，又當心中疑慮，逐處留神的當兒，剛聽風聲，覺出有異，忙卽縱身閃躲，已是無及，被人打了一個滿臉花，竟未看出敵人，怎樣來的，當時順嘴流血，連槽牙也被打鬆，疼痛非常，不禁又驚又怒，慌不迭縱向一旁，剛拔下身後單刀拐，來人已開口罵道，不要臉的狗賊，人家給我二先生預備吃的東西，也是你們偷吃的麼，同時，又是叭噠兩下，重物倒地之聲，定睛一看，佩刀賊黨，已翻身仰跌在地，來人正與途中所遇窮秀才，一樣打扮，穿着一件舊藍布衫，貌相十分委瑣，一點也不起眼，正在戟指笑罵，那同黨不知怎會被他打倒，剛剛爬起，雖然拔出背刀，神情頗爲狼狽，似乎有些胆怯，手指敵人喝問剛，在開口，樹後忽縱出兩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似是一一僕，同聲齊喊二先生老前輩，正朝敵人身前趕去，爲首少年，手朝自己一揚，吃敵人伸手攔住，雙方還未交談，略一定神，不由怒從心起，忙把手臂上暗器一按，一揚手中拐，正待上前，忽見同伴，搖手喝道，六哥且慢，我們不過一時疏忽，受人暗算，待我問明這廝來歷再說，反正今晚須分存亡，忙他作什，這原是轉眼間事，那號稱二先生的異人，來勢疾如飄風，休說二賊事前不曾警覺，連狄武主僕，旁觀的人，也未看清怎麼來的，祇覺人影風聲，由斜刺裏飛來，突然出現，一到先把一賊，一嘴巴打出老遠，另一

個瞥見同伴受傷，敵人來勢極快，一着急，匆匆不及拔刀，縱身迎面，就是一掌，滿擬練就鐵沙掌，有名的手快力猛，相隔又近，這一掌，還不打個筋斷骨折，當時送命，那知對方比他高明得多，連身子也未動，祇把手略抬，往外一揮，自己的掌，還未打中敵人身上，先有一股極大力量，迎面撞來，知道此是內家勁功真氣，總算內行機警，不敢硬碰，百忙中收勢縱退，掌風已自上身，慌不迭往後一仰，仍被掌風，掃向左肩，力大異常，再也立足不定，就勢仰跌在地，因覺出敵人本領之高，從未遇過，未免胆寒，一面拔刀縱起，正問來歷姓名，見同黨拔拐，想要動手，知祇挨了一個嘴巴，還不知敵人，是個內家高手，連忙示意攔阻，接口喝問，你叫什麼名字，因何暗算傷人，可是老鬼同黨麼，那自稱二先生的異人，始終神態安詳，若無其事，打完二賊之後，也未再動手，聞言也不理睬，將手中酒錢交與倚劍道，這錢酒好好與我收起，等我打發了鼠賊好吃，說完，才向二賊笑道，憑你兩個鼠賊，也配問我二先生姓名麼，我也不是主人約請來的，祇不過看了金光亮，徐洪，這兩夥狗盜有氣，我二先生，久意除他，祇爲近年老在天山西崑崙一帶，遊玩訪友，未得其便，今晚金賊，竟敢派了這些鼠賊，來此殺害善良，大先生日裏遇見你這兩個狗賊，當時便要除害，因恐餘黨，聞風逃散，再除你們，又要費事，祇給了你們一點警戒，你們總算有半晚上的壽命，居然毫未覺查，照樣大胆妄爲，沒有惹他老人家生氣，祇空着肚子到此，準備作那餓鬼，否則，大先生不似我好說話，你們稍有冒犯，早已死無藏身之地，還敢向我二先生放肆

麼，現在你那同黨，祇一個被人點了軟穴，念他作賊多年，一向不肯傷人採花，容他殘廢回去，下餘已全到離此二十五里的白馬墩，被我一個朋友，和要狗熊一樣，引逗得昏頭轉腦，胡說八道，旗花信號，還待一會，才能放起，可是你們，也該見閻老五去了，說時，二賊原早看出對方，雖然其貌不揚，但是一雙瞳人，炯炯放光，大敵當前，手無寸鐵，依然氣定神閒，談笑從容，全不把人放在眼裏，如非劍俠異人，怎會有此氣派，又想起來時所聞，昔年老山主最怕的兩個異人，似在西北諸省走動，越發氣餒心寒，偏又沒法善罷，情知所料如對，凶多吉少，連今夜奉命洗劫狄氏全家的那夥同黨，也決難得手，山主法令如山，對方又是他多年夙仇，來時奉有嚴命，萬一不能成功，回山必受奇恥大辱，先前已然嚐過敵人味道，不禁又急又怕，又驚又恨，表面靜聽發話，暗中各自準備，尤其持拐賊，自恃武功暗器，均甚高強，成名多年，反正無法下台，立意一拚，仗着兩手臂上，所綁獨門暗器，連珠鐵弩機簧，已在挨打時，準備停當，正好冷不防乘隙下手，就算敵人武功多高，這類雙手齊發，每筒十八枝，見血封喉的連珠毒弩，祇要射中五官等，容易見血之處，立時斃命，萬一敵人，真是那聞名多年的怪俠，如被一箭射死，豈不名利雙收，想到這裏，心胆立壯，頓忘利害，持刀賊因先前所受掌風利害，嚐到味道，雖然心胆早寒，但知非拚不可，也和同黨一樣心思，準備少時，借口答話，引使分神，可讓同伴，乘機下手，一面緊握那口削鐵如泥，仗以成名的紅毛刀，準備驟起發難，合力夾攻，好在對方三人，手無兵刃，多好內功，也經

不起這樣寶刀。正打着如意算盤，持拐賊素日凶橫性暴，心黑手快，已忍不住，又見敵人神情懈怠，隨口笑罵，絲毫未作理會，冷不防，雙手一抬，立有大蓬寒星，暴雨一般，朝敵人迎面射去，狄武年紀雖輕，武功却好，耳目最靈，一見持拐賊，雙手臂上，發出連珠暗器，相隔祇六七尺間，不禁情急，揚手就是一金丸，耳聽異人大喝，你們不許動手，同時，眼前刀光寒影亂閃，一片丁丁亂響，又是叭噠一聲，寒星紛飛四射中，持拐賊已翻身栽倒，持刀賊本沒料到，同黨這快下手，剛一揚手中刀，待朝敵人斫去，猛瞥見大蓬連珠毒弩，似被什麼東西，擋了一下，還未射中人身，便激插回來，四下飛濺，同時一點金光過處，同伴反被旁立少年暗器打倒，知道不妙，連忙收刀縱起，穿林便逃，心正惦念同黨安危，忽聽哈哈笑道，我不能白吃後輩東西，客邊不便，無可還情，這把刀，正好借用，不與我留下，就想逃麼，說時遲，那時快，聲隨人到，眼前人影一閃，異人已迎面攔住去路，同時又聽狄家那面，一枝響箭，射向空中，帶起一道青紅二色的旗花火星，高送入雲，知道同黨，已然入莊動手，發出信號，越發情急，百忙中，舉刀就斫，猛覺手中一震，刀便脫手，破人奪去，不禁大驚，趕忙往側縱退，待要另取暗器，和腰圍軟鞭，與敵拚命，異人笑道，你們旗花已起，還不快送命去，說罷，拿刀便往回走，知道再要動手，也是送死，難得對方，祇把心愛寶刀奪去，並不窮追，不知是什用意，但是自己決非其敵，山主法令又嚴，不如趕往莊中，與衆會合，看爲首兩人，有什主意，此人不是狄家一黨，日後探明來歷，再設法報仇，

否則，今夜事必繫手，去報一信，也好有個準備，心念一動，不敢再拚，便往狄家那面逃去，狄武主僕，見二賊一傷一逃，去的又是自己家中一面，猛想起異人之言，家中還有十幾個賊黨快到，裴陳二師，和父親均不在家，那些護院武師，本領還不如自己，如何呆在這裏，又見旗花響箭，飛起空中，越發心驚情急，順路趕來，正值異人回身，攔住去路，笑對狄武道，今夜之事，我先還當主人，不知究竟，來時，遇見樊大先生，才知早有安排，就這樣，令尊還恐殺死多人，或被來賊漏網，男生枝節，特意事前回了令堂，去往白馬墩，故意現身，迎頭攔堵，旗花信號，並非賊黨所發，你家平安無事，不必回去，可陪我去飲上兩杯，還有那枚金丸，失落不得，賊尸也須化去，令師今夜不令你離開書房，也由於此，本意子前可以完事，不料賊黨受大先生，和兩朋友戲弄，來晚些時，你二人便不來赴約，到時也有人來引開，因你武功，雖有根底，不久要出遠門，萬一有賊漏網，豈不被人照了面去，所以不令出頭，等莊中事完，吃好回去罷，狄武一聽，那異人竟是昨夜所遇樊師伯形影不離的，雙俠之一，不禁喜出望外，自然奉若神明，邊走邊答道，老前輩可姓簡麼，異人笑道，我正是閩中二友之一，姓簡名潔，你這小娃，到還聰明，你家裏事，我剛知道不久，先前祇爲令師，是我多年好友，聞他犯規封劍，隱居在此，愛屋及烏，令尊又是善名在外，我和樊大先生，本由涼州分路，約定在此相見，未遇以前，無意中，得知羣賊，想殺你們全家，因爲賊黨守口，僅知有仇，不知細底，欲見令尊，并望老友，被下人飾詞攔阻，不爲通報，本

想令師在此，羣賊決非其敵，已然走去，不料你那書僮，倚劍甚是靈慧，行藏竟被看破，暗中跟來，問出令師他出，令尊也不在家，料已得知今夜之事，隨往尋到樊大先生，才知令尊昔年爲娶令堂，與老賊結仇之事，令堂並還是嗔師姑空塵的姪姪女，令師前日，已然得信，本定昨夜，同一老友，迎將上去，爲了以前殺人犯規，本心祇想將羣賊制住，嚇退回去，偏遇仇敵金光亮，派人尋來，不得不在家中等候，於是變計，改爲黃沙舖迎候，自和令尊，先往埋伏，令堂雖知令師，劍俠一流，因來賊人多，又都好手，仍不放心，竟把二三十年，不曾用過的梅花針，帶在身旁，暗中趕去，賊黨原分三路來攻，黃沙舖這一面，人數最多，下餘除這兩賊，是一路外，還有一路，乃山東道上，有名的三刁一張，內中粉頭鷹張玉秀，更是淫凶狡詐，以前也爲令堂，與令尊結下深仇，此次賊黨中，以他爲首，本領也這四人最高，由莊北小路趕來，這一面，也有兩位高人，在彼守候，不過這兩位，一向遊戲風塵，生性滑稽，必在途中捉弄，張賊刁狡多疑，難免見機退去，此人如被漏網，又留隱患，令師不能常守在此，豈非可慮，事前對這兩位，雖曾囑咐，天性如此，未必肯聽，此時莊中，升起旗花，必是令師，他們得勝趕回，賊黨不會全數落網，想將餘賊引去之故，否則，令尊隱居已久，又有這大家業，但分得已，決不使賊上門，現出他老夫妻的形跡，你家現有三個能手，加上令尊令堂，來賊決無幸理，祇防來賊逃遁便了，狄武急於回家，去見父師，並問經過，簡潔偏是且談且行，甚是遲緩，當地離莊，本不甚近，簡潔皮氣古怪，又不敢違，隨口

應對，回望身後，莊園中，燈光上映，隱聞喧嘩之聲，實忍不住，方要開口，猛瞥見一片紅光，激射而起，知道家中失火，一着急便往回路跑去，剛走不遠，想起忘了招呼，回顧簡潔倚劍，均未隨來，林中來路，已無人影，暗忖來賊人多，知道有什麼能手在內，敵暗我明，萬一事出預料，受人暗算，如何是好，反正簡二先生，是師父好友，終能見到，無須忙此一時，越想越着急，不顧尋人，飛步疾馳，正往家跑，前面牆上，忽飛落兩條黑影，落地便分頭跑來，迎面一人，正是前遇二賊之一，忙山林中縱出，攔住去路，剛喝得一聲狗強盜，來賊不往莊中會合同黨，發現三刁一張，同了一個能手，已有三人受傷，不敢再進，意欲縱火洩憤，調虎離山，好去救人，剛把火點起，便見張玉秀，負傷逃來，見面說聲風緊，連脚步也未停，便同越牆而逃，下前曾打手式，令其分路，往林中逃走，看出形勢危急，忘了逃路還有三個強敵，先前吃過苦頭，等到往前跑出一段，一辨地勢，忽然想起，心中一驚，微一遲疑，又聽對方斷喝，有人阻路，定睛一看，正是前遇三敵中少年，方自胆怯，待要縱退，猛想起後退無路，因見狄武赤手空拳，年紀甚輕，自己刀雖失去，還有一條軟鞭，幾隻鋼鏢，怕他何來，當時胆壯情急，便將手中鎖子連環鞭，迎頭打去，狄武初生之犢不怕虎，又想生擒來賊拷問，自恃近練空手入白刃的解數，本是迎面縱去，一見鞭到，身形往左一閃，便自避開，那賊鞭法本好，長於變化，見對方身法靈巧，一下打空，將鞭一抖，立即旋身，準備就勢橫掃過去，不料敵人曾得異人傳授，鞭才抖轉，耳聽狗賊還不與小爺倒下，聲才入

耳，還未聽真，猛覺右腕微麻，虎口一酸，鞭已脫手，跟着一腿掃到，胸前又吃了下重的，當時翻身栽倒，狄武初次出手，沒想到打得這麼爽脆，正在興高彩烈，待要上前喝問，耳聽身後，似有笑聲，同時倒地的賊，也翻身縱起，慌不迭，撥頭就跑，狄武自不容他逃走，也未回顧何人發笑，剛喝狗強盜敢逃，飛身趕縱過去，身子還未落地，忽由側面飛來三點寒星，知道有人暗放冷箭，無如身在空中，敵人暗器，又是一連串，雁字飛來，萬難躲閃，百忙中左手回護面門，右手揚鞭擦去，暗中運氣，準備硬挺他一下，誰知敵人暗器，不特手法精妙，百發百中，並具專破內功的特長，狄武去勢太猛，本難幸免，說時遲那時快，就這危機一瞬之間，同時聞得身後颼颼連響，緊跟着，丁丁三聲過處，由身後也飛來三件暗器，恰與那三點寒星撞上，火星飛射，同時迸落，狄武人也落地，不顧再追前賊，正往敵人暗器來處注視，要想追去，忽聽林內，哈哈大笑，甚是耳熟，隨見一條黑影，箭也似飛縱出來，縱得甚高，由身側飛過，已快過頭，忙舉手中鞭，想往上打，猛又聽啞的一聲，由斜刺裏，飛來一條白影，恰與那賊，兩下相對，撞個滿懷，自己鞭也打到，那賊腿上，噯呀一聲，仰跌下來，倒在地上，暈死過去，跟着落下一人，是個短小精悍的白衣少年，見面便對狄武道，師弟看住此賊，待我將那賊攔回，狄武武功雖好，到底無什經歷，又不知來賊多少，更恐林中還有餘黨，事出倉促，敵我均是初遇，未免顧此失彼，前賊見勢不佳，早已心胆俱寒，乘機逃走，白衣少年不等答話，便朝前賊追去，剛剛縱起，還未入林，忽聽有人喝道，小鬼接

住，隨由林內，拋出一條黑影，少年應聲遵命，一掌打落，也是一聲怪叫，跌倒在地；一看正是前賊，已然暈死，因見少年，身手輕靈，動作如飛，本領要高得多，心生欽佩，方想請教姓名，少年已先說道，這賊便是張玉秀，詭計多端，就詐裝死，師弟如何這等大意，狄武先聽簡潔，說過此賊，關係重要，忙即回身，見那賊中等身材，白面無鬚，看年紀不過四五十歲，右臂已先被人斫斷，袖子上滿是鮮血，左手拿有一柄形如半環，上帶月牙的，奇怪兵器，仰跌地上，分明傷重身死，心想此賊，即便能活，也跑不掉，怕他作什，又見莊中，火已救熄，祇剩餘煙，和衆人喧嘩之聲，莊中那多武師下人，賊鬧這凶，並無一人出視，料知不關緊要，一心想與少年相見，剛個轉身問道，師兄貴姓，呼的一聲，眼見寒光映月，閃得一闪，同時撲嚇一響，接着吧的一聲，一根四五寸長的黑影，早由身側飛過，疑心又有賊人暗算，連忙縱身回顧時，面前人影一闪，隨聽喝道，小鬼討厭，又是這等手黑，老改不了，把賊一齊打死，向誰問口供去，白衣少年，已趕了過來，笑嘻嘻答道，二叔莫怪，莊中還擒着刁老二，和那玩剪刀的牛鼻子呢，他不暗算狄師弟，怎會死得這快，便宜他了，原來那人，正是簡潔，倚劍抱着一罈酒，手提食盒，剛由林中趕出，淫賊張玉秀，原是詐死，知道狄武仇人之子，反正難逃活命，意欲暗算拚命，故意裝死，乘着狄武分心側顧，冷不防，把左手日月鋼輪，猛朝狄武斫去，張賊力大，所用鋼輪，分兩甚重，情急拚命，想要借此報仇，全身之力，都運在左手之上，狄武武功雖好，如被打中，也必重傷，誰知早被白衣少年

料到，暗有防備，他這裏剛一起身，少年手中喪門釘，已發將出來，一下打中前胸，透穿過去，將人釘在地上，死於非命，簡潔隨指少年道，此是樊師伯的門人艾芳，此是裴師叔，新收弟子狄武，你們日後，互相扶助，各有益處，二人忙即見禮，互致欽佩，簡潔又指倚劍道，這小娃兒，我已收他做了記名弟子，他本孤兒，暫時仍用原名，等查明他父母姓氏再說；狄武以後須好待他，令隨一起用功，表面仍是書童，不必更改，狄武隨我入莊，艾芳可將賊尸，移去消滅，這是你自找麻煩，乘着這裏，離莊門還遠，又在牆後，他家下人，事前奉命，無人出視，越快越好，艾芳陪笑道，二叔吩咐，我不敢違背，請把那藥粉，賜上一點，免得留下血迹，被人發現，簡潔笑罵道，你這小鬼，當我不知你的用意麼，想多帶一點在身旁，好去淘氣，是不是，艾芳笑道，弟子怎敢欺騙師叔，不過所得無多，師父不肯給我，遇上事，多麻煩，有這東西，到底方便得多，師叔素來疼我，知道不敢亂用，所以就放肆了，簡潔隨由懷中，取出一個白玉瓶，還未開口，艾芳喜道，師叔用不着這東西，瓶中想必無多，都賞給弟子罷，簡潔笑罵道，小鬼貪心不足，這類凶物，你拿那多做什，要給你師父知道，不罵你才怪，快把傢伙拿來，分一點去便了，艾芳隨由身畔，取出一個銀盒，一按機簧，盒便打開來，共是兩格，狄武見內中一格，藏有小半盒黃藥粉，聞去甚香，簡潔道，這是上次老叫化給你的麼，怎的還有怎多，果然不曾亂用，艾芳接口道，弟子得到銷骨散後，共祇用了一次，殺的便是金光亮手下一個淫賊，自從去年，師父教訓，從未輕易傷人，

今夜如非奉命，深知賊黨，無惡不作，還不會打死他呢，簡潔道，這樣才對，否則，你師父不比我好說話，休看愛你，如真犯規，連我求情，未必有用，快拿去罷，說罷，將瓶中藥粉，倒了一半，在另一格內，隨和狄武，倚劍，往莊中走去，狄武見瓶中藥粉，紅如硃砂，香中帶腥，邊走邊問，師伯這是什麼藥粉，有何用處，簡潔低語道，你年紀輕，以後說話，不可脫口而出，這兩樣，一名銷骨散，一名七修化魄丹，均是西仙呂瑄，和葉神翁，王鹿子三人，採用各種毒草，和七樣毒蟲，連同四十七種，毒蛇惡蟒的腥涎，分別化煉而成，不論人獸蛇蟒的死尸，祇朝見血之處，和口鼻眼孔內，挑上一點，放在裏面，不消半個時辰，全化成一灘黃水，化魄丹更是利害，連毛髮也全煉化，便是活的人獸蛇蟒，祇被彈向七竅之中，照樣毒死消溶，端的奇毒無比，這還是上年，我與呂王二人路遇，承他送了一些，又給了一點與艾芳，你父安居多年，知來賊都是極惡窮凶，他們奉命行事，起初不知真實所在，如全殺死，暫時可免許多麻煩，為此我們商量，將其一網打盡，事前早有佈置，你到裏面，少要問話，也許還有外人呢，說時倚劍已當先跑去，狄武因見簡潔緩步而行，身是後輩，祇得陪同入門，見莊中下人武師，剛剛救完了火，正在談論，見了狄武，齊說少爺，往那裏去了，今晚莊中，竟會鬧賊，老莊主又不令追，差點沒把穀倉燒掉，如非陳武師半途回轉，來賊武功頗好，恐還不好辦呢，狄武祇把頭略點，揮手令退，仍陪簡潔前行，剛轉到後園路上，倚劍飛步趕回，見面一說，才知陳進，深夜回莊，招集武師下人，說在途中，發現幾個外省來

的強盜，因聞狄家富豪，前來打搶，這類強盜，均非弱者，老莊主爲人厚道，不宜結仇太深，賊來必在後園，到時，你們不可出面，由我一人上前，能按江湖規矩，打發更好，如非動手不可，敵人逃時，你們千萬不可追趕，否則來賊，情急反噬，你們既非其敵，又爲莊主結怨，最好守在房內，作爲無事，莊中武師，多是陳進朋友後輩，深知他武功經歷，全都高人一等，平日信服甚深，雖覺奇怪，均不敢違，賊黨多在黃沙鋪樹林中送命，祇三刁一張，同了一個道人，還有先前逃走那賊，共總六人，到時，後園下人，武師，全被陳進遣開，除惡道和三刁中的老二刁鴻，受傷被擒外，餘均先後伏誅，陳進原是今早回家，路過黃沙鋪，遇見裴琮喚住，授以機宜，暗伏莊側，到了半夜回莊，設詞遣散後園男女下人，避向別處，假作由他一人應付，等樊裴二人，同狄老夫婦，黃沙鋪，除了羣賊趕回，刁張諸賊，也被另外兩個異人，誘來莊中，一齊除去，倚劍剛到後園，便被裴師喚住，令其轉告狄武，將簡二先生，陪到後園大廳門外，可卽退去，不要入內，見面再說，狄武一心想和今晚來的這些異人相見，得點教益，不料師父，禁止入內，好生失望，但不敢違，正想請問簡潔住在何處，可否下榻莊中，以便求教，簡潔看出他的心意，笑道，你人品資質，我均喜愛，將來必有成就，不過，此時你我還難常見，令師本領，不在我和樊大先生以下，不必見異思遷，天已離明不遠，今日之事，如做得好，賊頭見所派賊黨，全數失蹤，必生疑慮，再說嚮導已死，也難尋蹤，暫時三兩年內，必可無事，就算他能尋到地頭，你彼時本領，也足能應付了，說

完，已然走近大廳前面，由樹林中，遙望廳中，燈光雪亮，笑語甚歡，彷彿人數不少，方想窺探，忽聽嘯聲傳出，宛如龍吟，簡潔停步說道，我還忘了一事，今晚我拾來的刀，削鐵如泥，甚是鋒利，轉送了罷，隨說，隨將先奪紅毛刀遞過，吩咐另配刀鞘，以防將來出外，被賊黨認出，又生枝節，此時廳中，尚有外人，不可令其對面，速即回房，安臥去罷，狄武無法，嘯聲早止，祇得同了倚劍，回轉上房，倚劍隨由身上，取出先前打賊失落的金丸，並談前事，才知狄武剛走，簡潔便喝快隨我走，隨將倚劍，夾在腋下，身形一閃，飛到林內陳尸之處，先把金丸拾起，令倚劍轉交狄武，說購紅線這件暗器，利害非常，頗為珍貴，如何這等粗心，不先拾起，倘被外人發現，從此多事，非等將來，盡得裴師真傳，不可妄用，說罷，取出化魄丹，用指甲挑了一些，放在賊傷口內，說是不等天明，便化成一灘黃水，毛髮也同燒化，跟着，帶了倚劍回趕，途中說起，今夜狄武，不應在生人前露面，到時，可先趕往後園一探，看所擒二賊，是否尚在，倚劍還未到，便遇裴師止住，命其傳話，不令狄武入見，狄武聞言，才知簡潔行路遲緩之故，祇不知師父，為何不令見客，心中好生納悶，和倚劍談了一陣，天已大亮，久等裴師不回，艾芳也未見來，深悔先前，不曾約來相會，想令倚劍往尋，答說裴師不令再出書房，祇得罷了，主僕二人，情分本厚，又有師長之命，越發親熱，同在榻上臥倒，奔馳一夜，不免勞乏，相繼睡去，醒來聞呼少爺，睜眼一看，天已交午，倚劍正打臉水進來，喚起狄武，令他以後背人時，弟兄相稱，隨問可見老師回轉，倚

劍答道，我醒來見大哥，睡得很香，想等一會喚起，打水時，遇見老莊主，將我喚進房去，背着人，誇了幾句，當時收爲義子，令和大哥，弟兄相稱，表面派在書房，服侍先生，暗中隨同用功，并命告知大哥，對於昨夜之事，已然逢凶化吉，老師和樊簡諸位師伯叔，另有要事他去，須要月餘方回，祇照以前用功，如有爺娘，無須尋問，問也不說，祇等老師回來，再教上三數月，老師便一去不歸，大哥和我，練到明年，便可起身，趕往秦嶺終南，尋找老師，學習劍術，此事爹爹已和老師講定，至於仇敵，雖然不會死心，但他所派賊黨，全是好手，竟會一人不歸，全數失蹤，自必胆寒，不有幾分成算，三五年內，決不會來，那時我們劍術已成，不等他來，已先尋上門去，祇是用功要緊，空談無用，狄武匆匆洗漱完畢，趕往上房，見父母都是滿面喜容，一見面，便喚么兒，我的話，你當理會，不必多言，裴老師今早回家，吃完午飯，回房讀書，昨夜來了幾個毛賊，均被陳武師打跑，他知我家，有此能人，定必不敢再來了，狄武素孝父母，先已命人吩咐，不敢違忤，陪侍了一會，吃完午飯，便各回房，同倚劍一齊用功，又把那刀，取出一看，寒光閃閃，映日生輝，端的鋒利非常，再看老師桌上，放着二十四粒金丸，與先得六粒，一樣形式，祇是稍重，上面沒有紅線，因初得時，用法尚未學全，便照前夜，樊大先生所傳，和倚劍一同練習，想起明年，便往秦嶺從師，不久便和樊簡二老前輩一樣，成了劍俠，心中歡喜，用功越勤，陳進事完，便託故回家，因憐狄武，累了一夜，未來相見，便向主人辭去，狄武知他心意，父母又密令在裴師

未回以前，不許出門，每日除晨昏定省外，便在書房用功，步門不出，莊中下人，頗有兩個明眼，雖覺那晚，賊鬧甚凶，陳進以一敵衆，竟將賊人打跑，又未擒到一個，日裏，求見的窮酸，又被小主人，半夜陪來，由次日起，裴陳二師，各自辭去，園中剩有兩個空罈，和七八份杯筷，好些殘肴，下人均禁入內，似由莊主夫婦，和陳老師親自下手款待，都是怪事，但因主人平日仁厚，事後查看，並無痕跡，祇莊外樹林中，地上溼了一大塊，但非血跡，並還帶有香味，好生不解，主人神色從容，若無其事，日子一多，也就無人提起，光陰易過，一晃兩個多月，裴師竟未回轉，陳進却來看望了兩次，狄武，倚劍，本就想念，又見父母，當時背人默坐，面上漸有愁容，知道父母與賊黨仇深恨重，上次羣賊全數伏誅，必不甘休，裴師必是往赴金光亮的約會，聞說對方，也有幾個，會飛劍的同黨，知道勝敗如何，父母平日鎮靜，竟會現出愁容，分明心中有事，關係不小，想問不敢，心中愁急，不覺又是九月將盡，父親當人時還不顯，祇與母親，對坐房中，無人在側，定必發愁，有時低聲密語，似在爭執，暗中窺探了幾次，均是如此，後來實忍不住，便去上房，恰巧又是二老對坐，愁顏相向，便借詞探詢，爹爹道，裴老師怎還不回，兒子已將金丸練成，連珠收發，五十步內，百發百中，並能雙手連打，每發十二丸，一個打一個，一連串打將出去，後丸打前丸，全能打中，丸丸不空，爹娘可要看看，狄父剛把眉頭一皺，狄母已笑道，乖兒，娘正要看看你的武藝，狄武見父親，意似不快，欲言又止，母親神色，却甚高興，意更堅決，說完，便令狄武

去將倚劍喊來，同到佛堂後面小院之中，原來狄氏父母，年僅五旬上下，終年信佛，佛堂設在臥房後進小院以內，室祇兩重，牆垣高大，地勢寬廣，有一小門相通，老夫婦早晚念經，一進去便把門關上，從不許人在側，已有多年，時間經魚之聲，隱隱傳出，每月命人打掃兩次，已成習慣，狄武曾經去過，因見裏面除佛像外，間壁另設兩座神龕，大約方丈，佛幔低垂，內裏木門緊閉，設有暗鎖，照例不許下人上去，此外，全是空地，別無好玩，也就不去，這時，進門一看，原來裏面，竟是陳設完備的，一個練武場子，各種兵刃暗器，無不齊備，更有不少奇怪兵刃，從未見過，正在挨次觀玩，忽聽倚劍在呼，大哥快來，娘傷心呢，狄武素孝，連忙趕過一看，母親面容悲憤，眼有淚痕，父親也面帶愁急，正在低聲勸慰，倚劍侍立一旁，同在佛堂門前，似有件事發生，忙喊爹娘，何事傷心，可是前逃賊黨，又有信息來麼，狄母慨然說道，乖兒，你那知道爹娘這些年來的苦處，劍兒到佛堂，把那拜墊取來，我夫妻母子，坐下再談，話長着呢，倚劍應命，取了兩個大蒲團出來，老少四人，促膝對坐，狄母嘆道，你知娘的來歷麼，狄武答說，兒子不知，狄母道，娘便是昔年名震江南的女俠聶雲燕，此時，娘在啞師姑空塵師太門下，練就一身武功，和一套越女劍法，人又年輕美貌，江湖上人，雖對我禮敬害怕，大都生了異心，祇是震於我師徒的威名，誰也不敢說一錯字，我也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也是娘不好，以為你師祖，雖不為我祝髮披度，和兩位師姊一樣，但我立志，決不嫁人，那對我稍存妄念的人，死我劍下的，實在不少，漸漸江湖上

人，聞風喪胆，憑我這一身武功，從未失手，又服過師門祕製靈藥，多利害，四蒙藥薰香，俱都無害，越發胆大，心高好勝，年輕無知，明明看不起那夥綠林中人，一則在外行俠作義，手又豪爽，用錢甚多，師命不許行竊，必須在這般強盜身上打主意，他們對我，又是奉命惟謹，爭相接侍，敬若天神，自覺威風十足，豪氣干雲，日久成習，漸和他們，當時來往，老賊金光亮，起初原是江南俠盜，黨羽不多，爲想娶我爲妻，不知費了多少心力，無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此人本領，並不在娘以下，大江南北，綠林中人，以他最高，娘本前明宦裔，殉國孤臣之後，就肯嫁人，如何肯嫁與強盜，此賊偏是追逐不捨，不久，我往廣西尋師，歸途中了毒瘴，勉強走到浙江境內，騎了心愛快馬，也是恃強太甚，身帶重病，依然疾馳八百里，想趕到杭州，我一個好友家中，養病延醫，未在中途城鎮停留，又是隔一兩天一發，越往後，越利害，行至仙霞嶺，深山之中，忽然病發，孤身下馬，勉強尋到一座破廟，剛走進門，便倒地不起，你爹恰在當地打獵，被馬引來，將我救起，時正天熱，當是中暑，用他家藏痧藥，將娘救醒，當地不遠，本隱有我一個對頭，如被發覺，娘不但難逃活命，還受污辱，不料會遇救星，妙在是，你爹所用痧藥，無意巧合，雖然不曾治愈，命先保住，事情真巧，你祖父又是前明武官，曾駐欽廉諸州，海南各縣，都是瘴烟瘴雨之鄉，家中藏有各種專治瘴蟲之藥，奇效如神，但我中毒太深，不是十天半月可好，你爹使雇山轎，連馬一齊帶走，我見你爹，富貴人家子弟，疑有純袴氣質，去時，心還顧忌，無如四肢疲乏，人不能

動，祇得聽之，那知你爹，竟是至誠君子，到家之後，每日靜心調養，湯藥窮醫，他那麼好交的人，終日爲我這病操心，謝絕親友，步門不出，幾次死裏逃生，終於將我醫好，這還不說，因他少年英俊，富貴人家，提親的人，不知多少，均因眼界太高，年過二十，尙未娶親，家中祇他一人，和一居孀老姊，爲避男女之嫌，祇管對我盡心盡力，除每日中午，陪了醫生，看我一次，問完病狀，便走而外，從不單人進門，終日守在對面房內，由你姑母，出面照料，他隨時詢問病狀，病後，無論想什麼東西，稍爲一提，當時令人辦來，最難得是直到我病好起身，從未露出他對我，這番情意，一切均在暗中行事，你姑母自然知他兄弟，對我愛極之意，幾次想和我說，均被阻住，他道，似此天仙化人，自然醉心，一則，問出我的來歷，有守貞不字之言，二則，我是他所救，一提親事，變成救我是有爲而發，執意不令洩漏，本心祇想和我交一知心之友。常時往來，能得相見，於願已足，便這些話，也是後來，我在暗中發現，見他姊爲他，不肯討親，與之爭論，恰值我有急用，和他去借，因你姑母對我，也情如骨肉，深夜前往，不避嫌疑，到時已是半夜，正值除夕守歲，偷聽得來，我對他雖然感動，仍無想嫁之心，另一面，金賊追逐更急，快要變來，曾經兩次，約出有力同黨，埋伏暗算，一次巧遇好友相助，僥倖得脫，一次我已被圍，金賊忽率同黨來援，假裝好人，不料詭計，被我看破，因見他們人多，表面裝着不知，心中實是痛恨，由此便留了神，你師祖便在事前圓寂，否則，金賊也無如此大胆，我與你父來往，因他家中富有，恐防連累，從

來踪跡隱僻，不令外人得知，自從金賊陰謀敗露，越發謹慎，每次都是深夜出入，這時金賊勢力越大，黨羽越多，恐中圈套，偶然用錢濟人，多由你父捐贈，已不再向羣賊索取，我本無家，日久成習，一住經月，我對你父本感救命之恩，又見他對我癡情，心性誠厚，相處日久，情分越來越深，另一面，金賊到處搜尋我的下落，到了冬天因事往尋兩位師姊，這兩入雖是師父嫡傳弟子，本領却和我差不多，廟在山東曹州，金賊疑心我藏在他的廟內，已往尋了好幾次，如非恐我生出反感，早就翻臉，暗命同黨，守伺廟側，我因久別往訪，并不知道你父早聽人說，金賊對我生心，志在必得，執意送我同往，推辭不允，祇得同行，離家才數百里，便被賊黨，發現蹤跡，始而我還大意，年輕任性，以爲你父，也是能手，二人同行，就有什事，也易打發，後來，風聲越緊，賊也遇見好幾次，全仗你父，智勇雙全。沿途相應付機，才免於難，好容易趕到曹州白雲庵，剛與兩位師姊見面，金賊便率同黨，尋上門來，我問出前情，知躲不過，一時負氣出見，問他尋我何爲，金賊居然當衆聲言，愛我非祇一日，如允嫁他便罷，否則，便要和我同死，我怒極責問，說他人面獸心，家有妻子，以前也是愛好爲婚，如何生此邪念，此賊不知怎的昏心錯想，當時冷笑而去，你父看出他行時，滿面凶煞之氣，決不會對我死心，必是另有因謀，催我師姊妹三人，同往湖南姑父衙中暫避，師姊既不肯離廟他去，我又恃強，心想以前孤身獨行，往來大江南北，從未受過人欺，何況還有三個好幫手，怕他何來，在廟中住了些日，遲疑不決，這日天下大雪，夜來雪住，你父

又在苦口相勸，說完，金賊忽由房上跳下，一見血，便由包袱中，抖出一個人頭，原來此賊，疑我不願作妾，竟將他髮妻殺死，我見這類禽獸，固是氣極，大師姊，激於義憤，又恨此賊污穢禪門靜地，幾句話不合，便動了手，這時，外間和房上，均埋伏有不少賊黨，個個利害；本來衆寡不敵，金賊準備善說不行，立發號令夾攻，將我擒走，強迫爲婚，最利害是賊黨中有兩人，均會劍術，內中一賊，並還練有子母連環套網，對敵擒人，向無虛發，本來我非敗不可，仗着你父，機警多謀，從未與金賊對過面，當晚又先聽出房上有人，不等縱落，和我打一手式，便先避入裏間房內，乘大師姊，與賊動手之際，去往後房，將牆開了一洞，金賊素性好強，見祇一人與他動手，暫時還不好意思，招集同黨，你父開好壁洞之後，乘着雙方，院中動手之際，由右禪房內招手，我已聽出金賊，口發狂言，並非虛語，心正愁急，以爲你父有什主意，假說往取兵器，進房詢問，你父急道，你真糊塗，照今日來賊形勢，再加我們四人，也非其敵，何苦白送，金賊志在得你，你如逃走，爲留異日相見之地，二位師姊，或可活命，否則，凶多吉少，玉石俱焚，不如乘着雪後天陰，我和你暫且逃走，然後聲東擊西，引他往相反路上追趕，比較要好得多，我本担心身落賊手，二位師姊，聽出對方，所約能手，出名利害，又想起師父所留遺偈，知道不妙，當觀戰時，二師姊早催我快逃，說他二人，年已七旬，能活幾時，你如爲賊擒去，却是師門大辱，幾次催我速逃，免落敵手，你父再一苦勸，祇得隨同逃走，廟中地勢，金賊早就探明，知道前後門，和牆上均有

賊黨埋伏，插翅難逃，沒料到我們，會破壁而出，你父手巧力大，洞開甚快，大祇尺許，毫無聲響，主意打定，立由壁洞中逃出，回手又將先準備好的，一個小立櫃，輕輕掩住洞口，隔壁是一大家祠堂，牆外恰是停靈柩的所在，過去，便各藏在人家寄存的空棺之內，金賊打了好一會，見我不再出現，心中生疑，招呼同黨下來，分敵二位師姊，自往房中查看，見後窗戶大開，用火一照，窗外是一菜園，大雪之後，地上現有兩行男女脚印，一通後園門，一通西牆，祇有去跡，並無回印，不知你父，自金賊日前走後，心中憂，早查看好了地勢，暗中佈置好些逃走道路，見下大雪，忽然心動，無意中，下此一着閒棋，不料賊黨，果在當晚前來，金賊誤以爲我由窗外逃走，又見有男子同行，越發妬憤，喝問埋伏的人，均說未見人影，庵後這些賊黨，又多庸手，吃他罵了幾句，立率同黨，四出窮追，做夢也沒想到，人還在隔壁祠堂空棺之內，兩師姊，一個已爲金賊鋼鏢打中左肩，一個又被賊黨圍困，本是奇險，金賊這一追人，同黨全被喊去，才得負傷保命，金賊也是吃了狡詐的虧，斷定逃人不曾回來，一味窮追，也未再尋師姊晦氣，天明之後，你父和我，又悄悄趕回庵去，告知兩師姊，應付之法，率性守在庵中，金賊必想留此兩人，以便異日尋找線索，查探我的蹤跡，並令將牆磚補好，掩去痕迹，無事時，便照所教的話，談話咒罵，故意任其聽去，匆匆要了些食物，仍回隔壁，棺中藏起，那藏棺之所，停滿靈柩壽材，甚是寬大，常年鎖閉塵封，即便金賊尋來，也決看不出人在裏面，我和你父，共此患難，日夜一起廝守，他出身富家，幾時

受過這等大罪，雖幸他想得周到，飲食衣物無一遺漏，日處暗室之中，白天他怕我煩悶，祇管溫言勸慰，從無一句不莊重的話出口，連在棺中，睡了七日夜，我雖自命俠女，平日豪爽大方，女孩兒家，終有避人的事，不知怎的，對於你父，格外害羞，他總是體貼我的心意，每遇有事，他必闖入棺內，預先躲起，連經多日，不特毫無倦容，對我反更體貼敬重，人非木石，我已感動了，第八天半夜間，二師姊，忽然越牆而來，由窗眼裏，塞進一信，用千里火筒一照，得知金賊，日前深夜來探，恰值二位師姊，正照你父所說，埋怨我引鬼入室，并說同行男子，乃我同門師叔，鐵鉢禪師老友，已將我送往黃山，投一姓江姊妹，金賊後又命人，來探了三次，得知大師姊，已定昨早起身，往黃山尋找，商計報仇之事，這才信以為真，昨日有一老友來訪，說起途中，曾遇金賊，率人追蹤，並還聽說，金賊知道，我與狄家，往來親密，一住多日之事，爲了你父好交，江湖上頗有聲氣，金賊也曾見過數次，金賊由疑生妬，說同行男子，十分可疑，祇查出嫁與狄某，不將他夫妻，殮尸萬段，誓不爲人，已然命人，去往杭州打聽等語，你父一聽，立時和我商計，說北京有一好友，是個大商家，忠實可靠，令持他的書信，換了衣裝，連夜上路，他獨自趕回家去，事完，立即趕回北京相見，再打主意，我夫妻分手，南北分馳，他在途中，買到一匹好馬，造些假信禮物帶上，連夜奔馳，故意現些形跡，在賊黨眼裏，假說由京訪友初回，賊黨暗中尾隨，窺探了數日，毫無可疑之狀，再偷看他書信內，有一封，竟是在京向人求婚，已蒙女家答應的回信，忙去報

告，金賊特在途中相待，向你父盤問，與我如何相識，你父竟將前半養病的事，直言無隱，說此女武功美貌，均是上等，一則他守貞不字，不便存此妄想，再則，又有挾惠之嫌，雖然常來我家，祇與家姊同榻，相見時少，此時也許尚在我家，如有什事往見，不妨同往一敘，金賊見他，詞色從容，又帶着北京土產，不知是在途中，向出京客人，用重金換來，疑念全消，談得反到投機，自去黃山尋我，一面分人尾隨，看我是否回了狄家，幸而你父，早有防備，我來往狄家，均在夜間，內宅與外隔絕，行時又是分頭上路，不會同行，爲免賊黨疑心，進門便問下人，聶小姐可曾在家，下人答道，主人走後，聶小姐不久他去，因由後園往來，不知以後來過沒有，這幾日，却是未見，事有湊巧，你姑母乃前房婆婆所生，年已衰老，正染時疫，到家不幾天，便自身死，你父推說往北京娶親，把家中金銀，和貴重物品，全數分交妾人，送往北京，把田產暗派近親族人，約定走後二年，再由族長，照單分配，次早便騎快馬，帶了大批聘物，曉夜起程，到了北京，已先有人，租好了房子，全照舉辦喜事神氣，半夜裏，尋到友家，與我相見，仍令暫避，自往甘肅，暗中置下田業，一面和好友商計，故意改緩婚期，一面每日挾妓飲酒，外表像個花花公子，實則毫無沾染，金賊也曾生疑，暗中又查探他多次，後見你父，夜宿妓院，知道我如嫁他，怎會這樣，方始絕念，你父在此一年期中，諸事就緒，才擇好日子，喬裝同我逃來甘肅，我見他這等癡情，實在於心不忍，到前自行吐口，問他此行，諸事皆備，防生枝節，連好友也都不明我們去向，祇不知你

準備結婚的東西，帶來沒有，你父此時既不願自食前言，素性剛強，更不願強我所難，無如連其患難，情愛日深，此後孤男寡女，同居一處，也不是事，分開非但不捨，又恐遇險，爲狗賊所算，本意結爲兄妹，以了今生，聞言自是心喜，便在涼州所開店鋪中住下，然後擇吉行禮，再來這裏隱居爲商，仗着聰明善於經營，本多利厚，幫手得人，難得親自出馬，人又慷慨，不消兩年，便財雄一方，成了當地首富，不論漢回雙方，有什爭執，祇他出頭，無不化解，人緣極好，夫妻情厚自不必說，以前深居簡出，偶然出去，也祇往本省各商號查看，從不遠遊，我因無有子息，你父又是單傳，勸他納妾，固執不聽，以爲士人之女，他看不上，又以久離江南，想念故土，事隔十餘年，仇敵決想不到，會突然回去，欲返故鄉一行，就便物色一妾：你父原因先塋，久未祭掃，不知別有用意，平日，從不肯拂我心意，一說卽允，那知金賊，發現你父，忽然失蹤，苦尋不見，明白受了愚弄，仇恨更深，同黨全奉有他隨時留意，一經發現，立卽尾隨歸報之命，懸有重賞，因黃山之役，上當懷恨，遷怒兩師姊，先後被其害死，我夫妻如被擒去，身受之慘，何堪設想，幸而你父，早防到此，喬裝極巧，又同學會甘肅口音，處處小心，才保無事，在族長堂叔別墅中，祇住了兩日，便發現金賊，用心陰險，料定你父，祖塋所在，早晚必回祭掃，這多年來，均有專人守伺，總算運氣還好，守賊是個飯桶，上墳時，又由堂叔出面，我夫妻裝成男女僕婢，隨同叩拜，我恰巧有了身孕，你父，問知我的心意，再四堅持，我也覺出危機，祇得同回，第一次，仇敵並未發覺。

平安到家，生產之後，隔了兩年，我和你父，俱都懸念先人邱隴，江南風物，二次又去，才到山東地界，便聽人說此金賊父子的凶威勢力，較前更大，小賊玉面神猿金炎，也出了道，年紀雖輕，武功甚好，比起賊父，性更凶殘，我夫妻，仗恃年紀已變，喬裝又好，依然前往，一直回到家鄉，也是我不好，以爲你父在途中，曾與金賊對面，未被看破，長途萬里，來之不易，不捨就回，想要看望幾家好友，並去曹州，訪看恩師靈塔，回到半途，便被賊黨發現蹤迹，起了疑心，發下傳牌，到處搜尋，全仗你父，靈機應變，才脫毒手，那苦處也不知受了多少，到家待了幾年，日久淡忘，又起南歸之念，這次却是大糟，到家第二日，便被黨賊看破，開關萬里，展轉逃回，幾次都是九死一生，由此胆寒，不敢再作鄉之念，前數年，你父單人去了一次，因我心喜南中土產，帶有不少，行路較慢，回到山東鄒縣，被金賊公寨擄去，總算天幸，賊黨誤認尋常客商，雖挨了一頓皮鞭，夜裏便掙斷繩索逃走，連所帶土產，也被帶了一半回來，行時，還救了一個姓武的難友，也是一個會家，與你父途中相遇，談得投機，日間同受賊黨圍困，你父深知賊黨勢盛，金賊父子，剛離開當地不遠，同行有崆峒派兩個妖道，祇一動手，定被驚覺回援，立露馬脚，勸他不要動手，先和自己一樣，束手被擒，等金賊走遠，再想法子逃走，他偏不聽，以致被擒後，受了許多凌辱，逃時氣憤不過，將看守賊黨殺死，又放了一把火，燒掉賊的穀倉，然後分路逃走，金賊得報，一聽逃人形貌行徑，與前數年所疑的人相合，越發猜出多半，報仇之心更急，終於被他尋來，幸而命

不該絕，自從我兒六七歲上，便請陳老師教你武功，我因陳師，武功人品雖好，論本領，還不是我夫婦對手，心想紮好根基，再由娘親身傳授，這座佛堂，便是煉功之所，一面物色異人爲師，如尋不到，等隨我學上兩年，再持我的書信，往尋名師，本意金賊，有兩個會飛劍的幫手，不是人力所敵，祇想學點防身本領，到了事急之時，仗以自保，爲我家留這一線香烟，沒想到機緣巧合，你父去往蘭州，我不放心，暗中跟去，在皋蘭山下，發現裴師蹤跡，這位老前輩，乃秦嶺青門峽隱居的，老少十四位劍俠中，有名人物，他那飛劍，自成一派，前隨你姨婆妙師姑空塵，曾在泰山日觀峯，見過一面，忙告你父，同往跪求，想令我兒，隨他學劍，裴老前輩立時應允，並還說起封劍之事，肯來我家暫住，上月裴師忽告你父，說金賊已然命人尋來，有他老人家在，自然不怕，不料金賊，竟會發現裴師在此，兩事歸一，所幸仇敵，還不知道主人，更是懷恨多年的情敵，人又驕狂，以爲先派出的賊黨，個個利害，足可成功，沒想到前派賊黨，祇有一人，在甘涼路上，無意中發現你父蹤跡，立時歸報，貪功自私，未吐實情，奉到賊命，便和同黨起身，也認爲是手到擒來之事，你父與裴師，早有密計，恰巧又來了幾個好幫手，一面將來賊，全數殺死，使其斷了信息，無法尋蹤，一面由裴師，同了幾個朋友，前往赴約，作爲避禍，隱名在此教讀，被他手下賊黨請去，已不再回，再託兩人，用移花接木之計，去往大江南北，作出我夫妻，仍在江南深山之中隱居，不在西北諸省，所殺賊黨，也是樊簡二位仙師所殺，老賊見那多賊黨，全數失蹤，尸骨無存。

除了幾位丐仙，祇樊簡二老前輩，身有自煉化骨藥粉，誰能做得這等乾淨，二老前輩，又在門劍時，當面宣揚，把事情攬了過去，一點不曾疑心，平時自命俠盜，不殺好人，當場再受裴師一激，反到傳令手下，說狄某善名在外，對頭借地隱身，事出不知，與主人無干，不許再來騷擾，依樊簡二老前輩的心意，本打算借此一場約會，將仇敵和兩妖道，一同除去，忽奉你太師伯密令，說崆峒派一夥餘孽，近又死灰復燃，聲勢漸盛，祇爲前受各正派仙俠誅戮，創鉅痛深，除有限幾人外，多半還在山中隱跡，準備煉好飛劍邪法，再圖大舉，最好略佔上風即止，以便將他引出，一網打盡，裴師性剛好勝，不願因人成事，也打算二次約會，由自己一人出場，不借朋友之力，與敵人一個利害，樊簡二老前輩，仍氣不過金賊父子，動手時，忽有一位本是異派，後又改邪歸正的劍俠，爲了以前受過金賊好處，得信趕來解圍，雙方和他，均有交情，金賊和兩妖道，沒想到裴師幾個幫手，全是飛仙劍俠，賊黨空自人多，絕非其敵，首先乘機下台，裴師這面，因來人力言，祇管這一次閑事，下次不再過問，祇得賣他情面，各自回山，因那晚所殺三刁一張，在江湖上，交情甚寬，來時路遇一個同黨，乃丐仙葉神翁的徒弟，因和淫賊張玉秀交厚，便被約來，擒到之後，自吐來歷，看他師父面上，自然不便殺死，又知他和張賊，新交不久，受人愚弄而來，人雖凶橫，無甚惡跡，被擒之後，再四苦求，說乃師家法最嚴，如知今日之事，必受慘刑，如肯成全，務望不要洩漏，否則，請賜一死，以免活受，裴師已答應他，祇命守口，不知怎的，葉神翁竟會知道，仍然

家法處治，裴師得信往救，已自無及，總算這廝，人尚耿直，雖受慘刑，知道不是裴師所說，並未洩漏真情，但在審問時，被旁立同門，聽去兩句，漸漸傳到仇敵耳中，由此生疑，雖因老賊，深謀遠慮，知我夫妻，便是在西北一帶，有這幾位異人相助，仇終難報，一面命人，四出查訪，一面託兩妖道，代約能手，準備將崆峒派，幾個最利害的人物，全請出來，率性雙方拚個死活，你父見風聲越緊，老賊並還親自出動，已往甘肅走來，打算親身尋訪，相機下手，就便查探虛實，知道早晚尋上門來，盤算了好幾天，才想出一個緩兵之計，不等他來，先自迎上前去，當面叫破，說雙方勢不兩立，你不尋我，我也尋你，不過，我尚有事未了，是好的，緩我兩年期限，到第三年九月，我夫妻必到你山中登高，領你重陽一杯酒，否則，我妻現在秦嶺青門峽，好漢打不過人多，殺副任便，老賊索性特強，你父措詞又妙，連儂帶激，竟自中計，又知青門十四俠，與我夫妻有交，如殺你父一人，恨也難消，樂得大方，當時應諾，說了幾句狠話，便率同黨退去，事情雖然還有兩年，但是光陰易過，一晃即至，裴師崆峒的約會，至少要在三數年後，就說可以求助，這幾位老前輩，都是飛行絕迹，宛如天上神龍，偶露鱗爪，難於捉摸，無法尋蹤，裴師本有再來之言，又爲事耽延，已回秦嶺，想來想去，祇命我兩個乖兒，同往青門峽，從師學劍，在此兩年之中，如能有成，自是更好，否則，守在裴師身側，到時求他相助，必蒙應允，還有簡仙師，對於劍兒，甚是器重，已有收徒之意，雖然一去不來，遇上必蒙收錄，此行富有遇合，無如秦嶺，遠隔數千

里，金賊已盡知我家細底，你弟兄如在家中，金賊說話算數，自不致上門侵害，如在外而遠遊，休說本人，便遇他手下賊黨，也必不會放過，你父自不放心，爭論多日，我想，禍福前定，爲謀久遠之計，最忌因循，當然早走一天好一天，此去途中，須照娘所開途向，所行不是沙漠，便是亂山之中，虎狼盜賊，俱都可慮，所幸你弟兄，武功已有根底，又有紅線金丸，祇不遇見真正強敵，當可無礙，你弟兄煉金丸時，我已在暗中看過，少時再試演習一下，祇要照你方才所說，日內便可上路，不過，那六粒帶紅線的，千萬不可妄用，就用，也要尋回，免生枝節，等我兒秦嶺學成回來，就不怕了，兩小弟兄聞言，早已滿腹悲憤，同聲答道，爹娘祇管放心，兒子近日武功，實有進境，便是那日來的強盜，看去甚凶，祇一照面，便全打倒，何況現在功夫，又長了許多，不信，練給娘看，狄父正色說道，你兩個年幼無知，那曉得江湖上的利害，看事容易，便非吃虧不可，你娘心意已定，非要早去，我也無法，此去對人，必須謙和，不到萬分過不去，不可動手，深山窮谷之中，頗有異人能手隱居，一存輕視，寸步難行，陳師江湖情形，較我更熟，以前日常談起，你們未必留心，明日將他請來，指教上幾天，到底要好得多，你們先煉金丸，再練武功，看是能否去得，狄武便同倚劍，脫了長衣，去往常場，先將金丸，取出對打，二老見他，相隔二三十步，將二十四粒假金丸，連珠對打，丸丸相撞，激得火星亂濺，一連出丁丁之聲響過，無一虛發，跟着，又練接取暗器，和各種拳腳兵刃，無一不是上等手法，功夫也頗精純，難得倚劍，居然也和

狄武差不多，全都大喜，恐長小孩志氣，表面不顯，練完，反到數說了幾句，狄武靈慧，早看出父母心意，心中歡喜，也不顯出，第二日，便將陳進請來，暗中告以前事，陳進聞說，要命兩小兄弟，遠行數千里，頗不放心，再一考查武功，如果去得，便把江湖上的，過節門徑，一一告知，惟恐不盡，兩老夫妻，祇此獨子，也是不捨，談說指點，連經十數日，方令起身，時已秋去冬來，人走數日，狄氏夫妻，才想起上月初頭，前行正當雪季，封山之時，所行途徑，多在深山之中，雖然行囊衣履，均是精心特製，又輕又暖，兩個十六七歲的幼童，初次出門，便遇大雪寒天，繞行數千里山路，諸多可慮，深悔不令早行，人已去遠，又知兩小性急脚快，早就催走，上路必定飛跑，追他不上，好在這條路，昔年走過幾次，里程單開得仔細，所行祇有兩條捷徑，須要翻山，餘者多傍山麓繞行，除盼早到外，祇有聽命，也就罷了，兩小兄弟，却是興高彩烈，恨不能早日趕到，一上路便加急飛馳，開頭一段，各人騎着一匹快馬，一個隨身大包裹，和一個乾糧口袋，連同兵刃暗器，行李尚不甚累贅，等由隴西，到了天水，走近秦嶺北面深山之中，到處亂山雜沓，不但不能縱馬急馳，有時，人還要服侍兩馬，狄武生自富家，練功雖甚勤苦，起居飲食，何等舒適，便是倚劍，以前雖是下人，也未嚐過這等長途跋涉之勞，當地已早離開驛路，連個像樣一點的山村都沒有，狄武幾次想要將馬棄去，空身走要好得多，倚劍不捨兩馬，再三勸阻，說此馬甚好，丟了可惜，不如尋一人家寄存，託其代養，或是託人帶回也好，省得丟在深山之中，爲虎狼所食，豈不

可惜，狄武也覺連日山中，已發現虎豹等猛獸腳印，此是父母愛馬，如送虎口，也實可憐，沒奈何，祇得半騎半走，準備尋到可靠人家，託其代養，這日行經一條橫嶺之上，為嫌上下費事，見嶺甚長，一路蜿蜒向前，嶺脊地勢，也頗平坦，便不再下降，逕由嶺上，縱馬前行，一口氣跑出數十里，見那一帶，氣候甚是溫和，雖在初冬天氣，到處蒼松翠柏，滿山紅葉，猶是暮秋景色，加以天高氣清，碧空千里，秦嶺雲多，但又不是片渾茫，時見白雲如帶，環繞浮沉於青松紅樹之間，再不，便是朱雲麗空，片帆孤舉，冉冉飛渡，倏忽百變，宛如置身畫圖之中，凌風縱馬，豪快無倫，方覺這幾日來，難得遇到這等好的地勢和天氣，照此走法，有多痛快，弟兄二人，正互相指點，雲嵐煙樹，笑語稱快，忽見嶺勢轉折，不能再進，一看右側，恰現出一片盆地，種着不少菜蔬，前面還有一座平崗，廣約數十畝，崗上有大廟，廟前一株古松，蒼鱗虬枝，如起龍蛇，蔭被數畝，形態奇古，已是少見，老幹上，更懸着一口大鐘，一時好奇，意欲順路往看，忘了先前祇顧嶺上縱馬，已將途徑走偏，與乃母里程單所開不符，一同牽馬下嶺，由麥田中，走向高崗上面，初意繞路無多，去往松下，稍為歇息，吃點乾糧，便可趕路，到了松下，剛把糧袋取出，吃了一些，忽見坡下山凹中，跑來兩匹快馬，翻蹄亮掌，其行如飛，轉眼便竄上崗來，直往廟中山門內馳去，馬上二男一女，一戴氈笠，一紮青布包頭，身材相貌，似頗秀美，過時，朝兩小弟兄，看了一眼，已然馳過，女的到了山門，猶自回顧，笑了一笑，方始縱馬入廟，二人長路奔馳，惟覺飢疲，又無什機

心，上崖祇顧看松，背向着廟，不曾留意身後，及見來騎，由身側馳過，方始回顧，見那廟又高又大，內裏松柏森秀，看去甚深，靜悄悄的，先前兩馬，好似深入廟後，已然不見，倚劍方說：廟中怎有女人，狄武聞言，忽想起陳帥常說，深山古廟，每有盜黨惡人隱藏，這裏四面荒山，並無人烟，怎曾建有這等大廟，莫要誤走賊巢，却是惹厭，便和倚劍說了，令其收拾上路，剛把馬的肚帶勒好，忽見廟中，走出一個和尚，老遠便喊：二位施主留步，二人不知何意，年輕氣盛，雖起疑心，不願示怯，各自立定等候，那和尚神態甚是和氣，見面便道：二位施主，長路勞乏，何不請往小廟小坐，吃杯清茶，問明道路再走，狄武終是初次出門，年輕吃捧，見和尚人甚和氣，反因途徑走岔，不見母親所劃標誌，心意方一活動，和尚又道：這裏地名神鐘崗，四外山重嶺複，生人到此，最易走迷，前行更有兩處險地，一是小天門五里松，慣出豺狼虎豹，更有毒蟒盤據，此時雖是冬初，這一帶山中氣候溫和，遇上那蟒，出來曬鱗，稍爲觸怒，休想活命，這條路，除騎馬危險，路又難行，必須中途棄去而外，祇要手疾眼快，力大身輕，再會武功，能夠爬山，知道路徑方向，也並非不能過去，另一路，離此四十七里，地名好春坪，安樂村，村中人家多是蠻橫，專與外人爲難，爲首的一男二女姓田，更是可惡，卽此已難通過，中途須要經過丹楓嶺，左近又出了兩個怪物，前日曾傷不少的人，撞上更是凶多吉少，我看施主來路方向，必是想往離此七十里的文公廟，轉入驛路，再不，便是去往山中訪友，無論如何走法，這兩條路，必要經過一條，此時天近黃

昏，前途凶險，最好能在小廟，暫宿一宵，明早起身，要好得多，否則，也請稍爲歇息，問明道路再走，路中遇險，也好躲避，這兩匹馬，萬去不得，不論那一條路，全是白送，到時人馬不能兼顧，反受其累，不如讓與小廟施主，多帶一點川資，貧僧們也有好些用處，不知尊意如何，狄武聽出對方，是想將那兩匹馬留下，想起騎馬山行，好些不便，此舉正合心意，心想如是惡人，不應這等神氣，所說文公廟，正是里程單上所載之處，一聽尙隔七十里山路，知道先前嶺上飛馳，把路走錯，也想問個明白，脫口答道，我們本嫌此馬累贅，恐爲虎狼所傷，或是餓死，爲此不捨丟掉，既然你們有用，我帶有川資，要你添錢做什，我又不是賣馬的，和尙越發喜歡道，施主美意，貧僧感謝，請到廟中再談罷，倚劍想攔，狄武話已出口，命將馬上行囊取下，交與和尙，祇得將包裹，連同那把苗刀，隨身兵器，一起取下，各人分佩身上，同往廟中走去，進門便有兩個短衣香火，將馬接過，問知和尙，名叫法鏡，本廟知客方丈，雲遊未歸，先那一男一女，乃本山附近的施主，因往山中訪友，見天色不早，也爲前途有險，來此投宿，二人因見法鏡，始終謙和，好似得了兩匹好馬，喜形於色，怎麼看，也不像陳師所說的江湖匪徒，便不再生疑慮，同往後殿走進，見裏面松柏森列，濃陰蔽日，景甚幽靜，由右廊甬路，繞過前殿，又穿行兩處院落，由一月亮門進去，方到後偏殿側，方丈所居禪房以內，那是一幢精舍，兩明一暗，四外花木扶疏，松竹頗多，問以白石假山，上綴秋花，尙未全謝，室中陳設，尤爲精雅，爲起身以來頭次見到，由不得心生美

感，塵襟一祛，法鏡人又殷勤，剛剛坐定，便有小和尚，端來茶水洗嗽用具。二人一路風塵，長途跋涉，初次身經，未免勞苦，忽然遇到這麼舒適，清麗之地，洗嗽之後，連飲兩杯香茶，越覺心神爽快，不捨就走，法鏡再一指點途程，繪影繪聲，說得十分詳細，二人聽了有趣，漸忘起身，一會，小和尚來請用飯，說是席設裏間，佟施主已在等候，二人才看出天已不早，忙起辭別，法鏡再四挽留，說初來時，起身尚且不可，何況現在，我知二位施主，年紀雖輕，武功甚好，畢竟深山夜行，所經又是山中最凶險的地方，何苦自找麻煩，就趕路，也不差這晚上，狄武一則連日奔馳，好容易遇到這等舒適所在，主人殷勤禮讓，其意甚誠，適才飲茶時，曾用母親所賜銀環，沾水試驗，茶中有無蒙藥，法靜竟如未見，已然斷定不是惡人，心想前途，沒有人家，聽和尚說得那麼凶險，夜宿荒山，委實可慮，此去青門峽，尚有不少途程，也不在此半夜遲延，莫如就在廟中，睡他一個好覺，天明就走也好，隨即應諾，法鏡大喜，陪往裏間一看，席已設好，先遇馬上男女，已在相候，倚劍始終疑念未退，心想這等荒山野地，當然無什香火，崗上所種糧食，連吃的都不夠，如何陳設用具，這等精美，先前偷覷裏間，門簾低垂，空無一人，馬上男女，忽然出現，先當是由旁邊小門走進，故作不經意，閃將過去一看，門內還有一個小房，內設茶酒用具，和一些酒茶灶，但是有窗無門，就說酒菜是由窗外遞來，或是室中所製，這兩人也決不會越窗而入，再看席上，酒菜豐美，葷素俱備，再看馬上男女，男的年約三旬，生得猿臂鳶肩，貌相英悍，一望而知

是個會家，女的年約十八九歲，貌相美豔，舉止大方，從來不曾見到這等人物，越發奇怪，法鏡好似有些察覺，笑對二人道：本廟因在深山之中，自家清修，不求人知，往來施主有限幾人，不忌葷腥，入廟全隨客便，這些葷菜，多是修施主兄妹帶來，請坐下再談罷，隨向雙方引見，才知女名修芳霞，男名修錦，兄妹二人，住在離廟二十里的修家寨，武功頗有門徑，轉問二人，是何家數，何事深山夜行，二人對這一套話，却經父母指教，編造甚圓，先前已對法靜說過，又重說了一遍，對於習武一節，未吐真情，也不向對方請教，祇說從小愛武，又喜遊山打獵，此去秦嶺，便爲尋師訪友，那異人以前，曾經遇過，祇知家居秦嶺深山之中，因未交談，便自走失，連名姓也不知道，修錦豪爽，雖然不住盤問，并未生疑，女的却抿嘴好笑，兩次目視狄武，欲言又止，狄武嫌他輕狂，並不理睬，吃完也無他異，二人因要趕路，見談得太久，天已不早，便請主人借榻，法鏡笑說，此是方丈房室，本來不留外客，恰巧雲遊在外，貧僧另有住處，就請住在裏間炕上如何，狄武見炕上鋪蓋溫適，點頭謝諾，約定天一亮起身，二人隨去外面解手，回時，瞥見月亮門外，人數甚多，僧俗皆有，各持火把走過，倚劍心又一動，暗忖此間如非善地，已入虎穴，深更半夜，也無法走，還是相機應變，不爲點破，到時再說，修氏兄妹，早已辭出，法鏡也道了安置，作別自去，隨聽外面閉門之聲，倚劍忽想起那把紅毛刀，尚在外屋，出去一看，連包裹原樣未動，心神略定，忙取進裏間，放在炕上，狄武想脫去衣履，睡個舒服，明日好走，倚劍低說，荒山古廟，人

地生疏，身邊帶有不少金銀，還是小心些好，於是二人和衣而臥，睡到半夜，倚劍酒量素豪，先前酒菜，吃得太多，起床小解，見室中殘燈搖焰，昏影幢幢，裏間小室內，月光由窗格射到地上，銀霜也似，回顧狄武，睡得甚香，暗笑大哥，到底比我嬌慣，如此沉睡，萬一有變，如何是好，因見月色甚好，忘了小解，先去窗前，往外一看，見碧空澄霽，素月流天，時見白雲，浮空飛渡，月光映處，幻爲銀霞，下面又是疏落落，矗立着好些松杉古木，玉宇無聲，清陰在地，大殿上一燈如豆，佛火清榮，影綽綽照在佛面上，金容暗淡，夜景幽絕，因嫌窗櫺阻隔，不能暢觀，想將窗推開，手才摸到窗上，不禁大驚，原來全窗，均是精鐵所製，窗格都是寸許粗的鐵棍隔成，想起睡前閉門之聲有異，忙到外屋一看，所有門窗戶壁，全是鐵製，外加朱漆，所以來時不會看出，牆更堅厚，斷定不妙，忙回榻前，悄悄喚醒狄武，正在附耳低說，忽聽對牆，絲的一聲微響，兩人連忙縱起，拔刀戒備，往前一看，祇見對壁所懸的畫，忽然捲起，現出一個小門，隨縱出一個青絹包頭的少女，正是方才同席的佟芳霞，二人正待喝問，芳霞已先搖手示意，不令開口，又向門內側耳，聽了一聽，然後趕近前來，悄聲說道，此非善地，你弟兄二人，還不隨我快逃，等到天明，老方丈回來，十九便難活命了，狄武問故，芳霞急道，這裏不是講話之所，等到逃出虎穴，我日內追上你們，再說不遲，說罷，令二人帶了隨身包裹，一同走到門外，導往門側，推按兩下，便將機簧扳開，伸手一推，門便開放，令二人暫候，匆匆回到裏間，將壁上暗門復原關上，再將外

屋門，輕輕合攏一推，門自鎖閉，然後縱身上牆，伸手想拉狄武上去，二人也自縱上，芳霞見二人身法，如此輕靈，立現喜容，隨領二人縱下，那一帶牆雖不甚高，外面形勢，却甚陡峭，乃是崗後野地，山石礫落，羅列滿地，大是難行，仗着有人領路，一會便走了二三里地，芳霞方始停住，說道，我用了不少心機，才得趕回，救你二人出險，現時我哥哥，和全廟的人，正和隔山敵人火併，我尚須回去助戰，你由此往西，二三十里，遇見兩山谷交錯之地，由西南直走，翻過山頭，便是去往安樂村的正路，那田氏兄妹，雖是廟中對頭，并非惡人，途中歧徑甚多，務要記準方向，不到谷徑交錯處，不可轉折，否則，誤走小天門，祇不遇見毒蟒，憑你弟兄本領，便遇虎狼，也不妨事，最怕誤走螺絲峽，那你們就走不出來了，後會有期，我爲救你弟兄，身犯奇險，如被老方丈發覺，必遭慘死，無暇多言，前途保重，你二人雖不肯說實話，我料所去之處，必是諸葛嶺，青門峽，對不對吧，狄武天性忠厚，見對方一個弱女，捨命相救，回去吉凶莫測，料定廟中那伙人，必是陳師所說的，江洋大盜，不由激動義憤，一面點頭稱謝，便要隨去，芳霞急道，他們人多，你弟兄如何能是敵手，你祇與方才所說兩處的人，有點淵緣，遲早必有相逢之日，照着山規，我雖必死，但我還有一救星，祇不被金光亮聽寨主知道，仍可無害，你二人尚未脫去危機，快些走罷，二人一聽，廟中竟是金賊黨羽，想不到相隔這遠，還有老賊分寨，知非敵手，忙卽分手，走了一段，回顧芳霞，繞行山間之中，其行如飛，不時回身，揮手示意，手中好似拿着一個人頭，晃眼不

知去向，因法鏡所說途向，還有虛實，前往歧徑甚多，又恐羣賊追來，寡不敵衆，一路留心，加急飛馳，山路難行，一口氣跑出廿多里，天還未亮，四山漸漸起霧，月影也自沉西，光影越發昏暗，再往前走不多遠，那霧越來越盛，四顧渾茫，對面不能見人，隱聞遠遠吶喊之聲，料是賊黨追來，心想賊黨脚程，如此快法，必非易與，心中發慌，路又險滑難行，因見前面，似有兩條岐路分裂，當中橫倒一株大樹，霧影中沒有看清，祇當到了芳霞所說之處，忙往左邊走去，走了一陣，覺着山徑迴環，與芳霞所說不同，霧氣又濃，二人爲防撞在山石上面，用刀斫了兩根樹枝，試探前進，見此情形，立定商計，說此時天已大明，方才吶喊之聲，已聽不見，與其霧中亂撞，反正不能快走，莫如等到日出霧散，辨明道路再走，便停了下來，倚劍暗中摸索，覺着前面不遠，有一山石，甚是平滑，二人同去石上，坐下等候，約有半個時辰過去，耳聽草樹間，噓噓響了一陣，當是初冬未死的秋蟲，也未在意，跟着，便見日光下透，那霧和剛出鍋的蒸籠一樣，始而白氣蒸騰，漸漸稀淡，忽然一陣山風吹過，林木蕭蕭之聲，宛如潮湧，灑了半空輕烟斷絮，隨風捲去，當時晴陽斜照，依舊雲白天青，清光大來，才知天早大亮，日頭已高，因見對面，崖勢有異，低頭一看，不由心胆皆寒，原來那地方，乃是絕壑壺頭，二人坐處，正是絕壑邊上，相差不過尺許，並且還是斜坡，兩邊危崖壁立，直下百丈，俯視雲煙冥杳，望不見底，如非命不該絕，昨晚休說再往前走，祇在坐時，稍爲朝前邁上一步，立時葬身壑底，尸骨無存，方自觸目驚心，忙着往後倒

退，忽聽狂風大作，身側嘯嘯之聲又起，二人覺出聲響，不像秋蟲，偏頭一看，又嚇了一大跳，原來斜對面，一株老樹幹上，盤着一條，三丈來長的錦鱗大蟒，頭有茶碗般大，目射金光，口中紅信，遠射尺許，吞吐若焰，看神氣，似往二人頭前竄來，相隔不過丈許，忽又掣了回去，嘯的一聲，條地身子似轉風車一般，弩箭脫弦，昂着蟒頭，朝昨晚來處，猛竄出去，驚魂乍定，同時又瞥見前面，風沙滾滾，飛也似跑來一個怪物，比水牛還要粗大得多，一雙怪眼，宛如電炬，也未看清形像，相隔還有半箭多地，忽然停住，不等怪蟒竄到，轟的一聲怒吼，撥轉身回頭就跑，這一蟒一獸，跑起來，俱都神速異常，塵沙高湧中，晃眼便不見影迹，二人心想，前行有怪，後退無路，兩邊雖是懸崖峭壁，藤樹頗多，可以攀援，便避開蟒盤那面，援上崖去，步步留心，且喜平安到頂，祇是峽谷中橫，到處都是斷崖絕澗阻隔，不能飛渡，後來看見崖下，似乎有路，祇得援了下去，順着谷徑亂竄，始終也未找見道路，繞了一陣，又回原處，知己困入螺絲峽內，幾次按照日影查探，留下標記，好容易走上生路，以為可以出險，那知再往前走，仍須走回，不過不是原發腳處，似這樣，每換一個新地方，必要往返繞上好幾次，才能發現出一點新的形勢，由天亮起，直到午後，始終未將那谷走完，最後走到一處，地勢忽見寬大，人也飢疲交加，口渴異常，忽聞水聲滴瀝，循聲一看，原來高崖下面，有一崖洞，裏面有一泉源，其細如線，自洞頂往下飛墮，水甚甘冽，二人用手上銀環，試過無毒，正取木瓢痛飲，又將水壺灌滿，因嫌洞中陰溼，洞門低仄，不見

陽光，打算同到外面，吃完乾糧上路，忽聽轟轟怒吼之聲，震得四山齊起回應，聽出是那怪獸吼聲，心方一驚，隨聽洞外，狂風大作，走石飛沙，探頭往外一看，原來那地方，三面危崖，面臨絕澗，當中一片草地，廣約七八畝，兩斜角各有一條谷徑，就這退步探頭之間，一條比水牛還大一倍的，獨角怪獸，周身熱氣蒸騰，正由斜對面谷口，狂竄而來，一躍便是十餘丈，剛剛到地，一條瀑布也似的彩練，也從谷口來路拋起，直落場中，正是那條毒蟒，雙方立時惡鬥起來，那鬥勢的猛惡，從來未見，先是怪獸，蹲伏地上，將一雙凶睛，電炬也似，注定毒蟒，身也縮在一起，口中轟轟怒吼發威，一動不動，那蟒初來時，勢本迅急，等到雙方對面，怪獸返身踞地，發威相待，反到把勢停住，已快要竄到怪獸身上，猛然縮退回來，前頭依舊昂立，身子和轉風車一般，略爲掣動，全身便盤成一大圈，祇剩蟒頭，昂起四五尺高下，也將一雙凶光閃閃的蟒目，注定仇敵，口中紅信，火焰也似，閃爍不停，吞吐之間，寬達尺許，看去比怪獸，還要猛惡可怖，雙方好似箭拔弩張，各以全力，貫注敵人，相機而動，對方稍有空隙，立即乘機暴起之狀，似這樣，相持了半盞茶的光景，怪獸意似不耐，剛把頭往前微伸，一聲怒吼，那蟒已和電一般急，往前竄去，本朝怪獸迎面咬到，不料對方靈警，故意誘敵，引使先發，頭頸要害，已先留意，一見那蟒，猛張血口，迎面咬來，獸頭往頸裏一縮，就勢把頭一低，便將生在鼻樑上面的獨角，朝蟒七寸要害，猛跳上去，那蟒也早防到敵人，有此一着殺手，蟒頭一偏，待要避開來勢，怪獸身形微起，兩隻前爪，便

將蟒頭抱住，按在地上，因雙方動作，俱都快極，時機不容一瞬，又均具有神力，已然抓到，便不能緩勢，所抓不是蟒頭要害，蟒被仇敵抓住，越發激怒，噓的一聲急叫，蟒身便和彩練一般，盤向怪獸身上，本意將其纏緊勒死，誰知怪獸，先前連吃蟒虧，好容易才得脫身前來，天生異獸，機警非常，早打好了應付方法，祇初對敵時，前腿微抬，將蟒抓住，立即按向地上，全身始終緊縮，貼緊地面，那蟒受制情急，暴怒之間，蟒頭又被抓緊按住，不能隨意轉動，百忙中，以為纏住仇敵，用力一絞，乘其負痛緩勢，猛然一掙，便可脫身，那時仇敵全身受制，便可大肆凶威，置之於死，一味順勢纏繞過去，雖將怪獸，連頭帶尾，一齊纏住，但是成了直圈，未由腹背繞過，一點也奈何不得，怪獸上來，任其纏繞，並不掙逃，祇將前爪緊按蟒頸，瞪目縮頭，注定敵人，待機而動，那蟒被按住，頭頸仍能伸縮自如，祇是怪獸，身材高大，前腿更長，這一向前平伸出去，蟒頭露在外面，僅祇三尺，相隔較遠，幾次猛張血口想咬，俱因怪獸，戒備嚴密，獨角利害，剛往前一竄，怪獸使用獨角，朝頸猛刺，祇得縮退回去，似這樣，又相持了頓飯光景，二人藏身洞內，祇管平日胆大，幾曾見到這等猛惡之物，如何還敢出來，眼看時光漸晚，想起廟中所聞，山中又有異物，如何能夠過夜，日落以前，不能尋到人家投宿，凶多吉少，又因不知途徑，蟒獸相持之處，正常路口，不敢犯險走出，正在驚急，忽聽轟的一聲怒吼，震得山鳴谷應，兩耳齊鳴，眼前一花，一條彩虹，先由怪獸身上飛起，緊跟着一聲巨震，山石紛飛中，丈許大一片山崖，已被蟒尾打破

震裂，倒坍下來，碎石塵沙，激射如雨，砰訇之聲，響成一片，原來那蟒，時久不耐，越纏越緊，怪獸除用前爪，緊按頸部外，任其纏繞，毫末理會，表面身子，又縮小了一些，彷彿被蟒制住，無力與抗，實則，暗中早蓄全力相待，等蟒把全力施出，無可再加，忽然故示空隙，乘着仇敵昂首猛噬之際，冷不防，將緊縮腔中的獸頭，往下一低，滑脫蟒身纏繞，突然往前一伸，用獨角猛朝蟒頭要害刺去，蟒因怪獸，身材高大，由頭到尾，共祇纏不到兩圈，前身傾斜地上，獸頭緊縮頸中，不曾纏上，又不敢改變方式，授敵以隙，及見怪獸，好似氣力不濟，滿擬一下咬中，沒想他會昂首觸來，既恐刺中頸間要害，又想就勢勒住仇敵頭頸，不令頭縮回去，兩兩兼顧，微一分神，怪獸立時乘機發難，倏地一聲怒吼，連足全力，通身暴漲，往外一振，那蟒驟不及防，如何能當，如非力大身粗，皮鱗堅厚，幾被震斷身死，就這樣，中部骨環，仍被震傷了兩三節，當時負痛情急，猛力一掙，怪獸前爪，抓時太久，也吃不住勁，微一鬆懈，蟒使脫身竄起，就這一掙之勢，仍未忘却傷害仇敵心念，剛脫獸爪，全身躍起，忽然撥頭調尾，一尾鞭朝怪獸打去，勢子依舊靈活，迅速已極，怪獸見蟒掙脫，便知不妙，身子一側，早往橫裏竄去，那蟒痛極心昏，祇知恨毒仇敵，用那長尾猛力亂打，不料仇敵不會打中，一下橫掃崖石之上，勢急力猛，打得崖石碎裂紛飛，蟒尾也受了重傷，再吃那大小碎石，打中了好幾下，越發憤怒，微一緩勢，便拖着那條長尾，不顧命朝怪獸竄去，蟒力絕大，怪獸難然得勝，周身氣力，也自用盡，如得緩勢歇息，也還無妨，剛避開蟒

鞭，縱向一旁，待要縮頭蹲踞，仍用前法，二次再鬥，未容喘息，蟒已和箭一般，迎面竄來，急急攻心之下，來勢又猛又快，雙方已連鬥了兩日一夜，怪獸精力交疲，見勢不佳，也橫了心，怒吼一聲，飛身縱起，一爪回護頭頸，一爪緊拳胸前，低着獸頭，朝前猛竄，準備用那獨角，與敵一拚，蟒已慘嘯了一聲，由身側斜竄過去，吃怪獸就勢一爪，打中身上，雙方對肩錯過，跟着，又是叭的一聲大響，身後山石，被蟒頭打穿了一個大坑，洒了滿地碎石，左近兩株半抱粗的槐樹，也被蟒尾打斷，連同蟒頭撞碎的崖石，四下迸射，塵土揚起老高，蟒已暈死地上，蟒身仍在抖戰不已，原來怪獸縱退之處，正是狄武，倚劍，藏身洞穴外面，相距祇三四尺，狄武生性豪俠，又最惡蛇蟒毒蟲，年幼胆大，稚氣未退，先見怪獸，雄壯威武，通身皮毛，油光水滑，十分好看，雖知惡獸同是惡物，對蟒却更痛恨害怕，本來就想，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怪獸如勝，還可援崖逃走，蟒行如風，高下一樣，如彼得勝，自己決難活命，又見蟒腮奇大，明有奇毒，休說被咬，噴上一口毒氣，也無生理，幾次想用金丸打蟒，暗助怪獸一臂，均被倚劍攔住，後來時久，覺着逃既不可，留又天黑，勢更凶險，與其坐以待斃，何如行此險招下策，打死毒蟒，怪獸如來咬人，獸大洞小，也鑽不進，那時，再用金丸，去打怪獸雙目，立可爲民除害，平安上路，本就躍躍欲試，倚劍力勸，說這類惡物，皮鱗堅厚異常，看他鬥了這半天，誰身上都未見血，如打不死，反到激怒，甚至合力來攻，都說不定，此事奇險，萬做不得，狄武也未始想不到那蟒，可以入洞，一經觸怒，彈

指卽至，招惹不得，及見怪獸，破蟒纏緊，不能轉動，看去可憐，激於義憤，竟起童心，暗忖蟒鱗雖堅，難道蟒目也打不進，師父曾說，這紅線金丸，祇一打中，丸上紅線，借着這一擊一撞之勢，稍見腥血，立生感應，發出奇毒，不論多猛惡的東西，中上必死，好在洞小，怪獸不能闖進，何不試他一試，祇惜相隔太遠，又不敢輕身出洞，惟恐一擊不中，方自盤算，如何打法，怪獸忽脫蟒纏縱來，離洞數尺，獸目凶光，已射到二人身上，却似未見，旋轉身去，狄武看出他，好似與人無犯，越生同情，方想蟒如追來，一定助他成功，心念才動，蟒已竄到，那蟒又粗又長，竄起時，張開血盆大口，口中紅信，火舌也似，騰騰噴吐，這一對面，形態格外凶惡，使人胆寒心悸，同時，那一雙綠森森的凶睛，已與二人，目光相對，狄武知被發現，又急又怕，又因洞小，萬一捨獸先來害人，如何是好，憤恨之下，再一情急害怕，竟將手中金丸，連用兩粒，朝着蟒目打去，那蟒也是惡滿數盡，性又凶毒，自從昨晚，發現二人，在危崖旁邊，霧中待旦，已想吞嚥，也是二人，命不該絕，蟒在遇見二人以前，和怪獸鬥了一整天，雙方飢疲交加，各自退去，途中連吞了兩狼一豹，剛在醉飽喘息，二人又不是要離開神氣，想等天明，吃這二人，不料對頭尋來，又是惡鬥了一天，到後，便發現人在洞內，饑吻早動，祇爲身被對頭抓緊，後又復仇心急，無暇及此，這時猛然瞥見，人還未逃，又見洞小，本想一擊不中，先到洞內，飽餐一頓，再與仇敵拚命，來勢既猛且急，狄武又是手捷眼快，雙丸正將蟒目打瞎，奇痛攻心，知由洞中發出，恨極暴怒，立

時捨獸撲人，身子微偏，想往洞內竄去，不料雙目全瞎，本就沒有看真，又當強敵，迎面猛撲，身子竄得高了一點，本應平行，變爲斜飛向上，再吃怪獸，就勢一抓，身子往側一偏，同時金丸毒發，頭腦奇麻木，漸失知覺，祇爲性長，去勢奇猛，一下竄去，正撞洞外崖石之上，一任皮鱗堅厚，這一下硬碰硬，也禁不住，况又毒發昏迷之際，頭骨先自震裂，撞倒下來，怪獸目光，本極敏銳，起時，瞥見兩點金光，由身後飛向蟒頭，落地回顧，仇敵已死，知人暗助，見蟒身尚在抖戰，忙趕過來，用前爪抓住蟒的七寸，低頭用角刺將進去，往上一挑，兩爪一分，刷的一聲，裂帛之音，便將蟒皮，由頸到胸，撕裂了一大段，再用雙爪一拗，蟒頭便斷，洒了一身鮮血，怪獸隨向洞口跑來，見尾搖頭，歡嘯了兩聲，狄武見他走來，本持金丸想打，一見這等形勢，看出怪獸，知恩感德，靈慧異常，心中歡喜，祇爲形狀猛惡，不敢冒失走出，方在尋思，怪獸已將蟒目抓破，用左爪抓起明珠，走到洞前，撕了兩下，回身走去，倚劍本來捏着一把汗，見狀才放了心，瞥見地下亮光滾轉，映日生芒，定睛一看，原來蟒目所中金丸，已被撕裂，滾落在地，另外還有兩粒明珠，奇亮如電，在地上放光，忙喊大哥快看，狄武童心未退，越看越愛，正在朝前注視，想要呼喚，聞聲回顧，忽想起金丸不能失落，又知怪獸，不會害人，忙卽出洞，伸手想拾，倚劍忙攔道，怪獸雖似感恩，取此蛇珠爲報，但知有毒沒有，等用山泉沖洗一下，再拾不晚，隨用樹枝，連珠帶丸夾起，用洞中泉水，沖洗乾淨，拿起一看，那珠竟有龍眼大小，精芒閃閃，知是寶物，好生歡

喜，狄武強令倚劍，分帶一粒，繞開蟒獸鬥處，以防中毒，乘着日頭未落以前，想趕往前途，尋一人家投宿，以防夜來，無處棲身，受山中毒物侵害，剛一上路，忽想起谷徑迂迴，路還不曾找到，又恐毒蟒，不止一條，常聽父母說起，這類毒物，多具靈性，復仇心盛，先前冒失成功，事後越想越怕，惟恐撞上，隨時都在留意戒備，正自心慌意亂，猛瞥見前面深草中，有紅綠光華閃動，心方一驚，那東西已然出現，正是先前所見怪獸，初遇時，祇當別的蛇獸毒物之類，忙把佩刀揚起，大喝一聲，作勢前縱，怪獸見狀，立時回身逃走，二人先不知怪獸感恩，特來引路，狄武雖然愛他靈慧好看，終以此獸，過於猛惡，倚劍又再三勸阻，不敢招惹，再說也追他不上，祇得罷了，一會走向前面，怪獸又在左側一條相反的曲徑上出現，不住吼嘯，二人一追便跑，經此一來，方始醒悟，怪獸是來引路，二人心中驚奇，同聲呼喊喝問，怪獸又似不解人意，並不回顧，可是一走錯路，定必現身來引，祇不肯與人接近，似這樣曲曲彎彎，隨着怪獸，時進時退，眼看日影西沉，天已向暮，幸而所行都是生路，二人正在互相談說，不知何時，可上正路，怪獸忽又現身，跪伏前面，朝住二人，將頭連點，狄武萬沒料到這猛獸，天性如此善良，又見他身上，血污泥土，已經去淨，通身油光水滑，越看越愛，知無惡意，想要近前搖弄，剛剛飛身縱去，還未落地，怪獸倏地回身一躍，向前飛馳，接連幾縱，往側一閃，便自失蹤，二人追將出去一看，已是谷口，外面，道旁立着一塊石碑，上刻谷徑，形如旋螺，密同蛛網，往復交錯，最易迷路，自古便是毒蛇猛

獸巢穴，爲山中最險惡之處，祇有一處山泉，地勢險僻，決難找到，此外更無滴水，早晚更有濃霧，人入其中，便帶乾糧，也要渴死等字，令人不可走進，一面指明去往各地的路徑，二人看出那碑，新立不久，內中一條道路，正是母親里程單所載的金鳳坡，瓦窰莊，偏在西南，相去祇三十里，心想照此路走，連好春坪，也無庸去，祇顧趕路，忘了天近黃昏，如往好春坪，還可投宿，此去金鳳坡，山路險峻，如何走法，因崖谷多，道旁溪水甚清，試完無毒，率性吃饱上路，便將乾糧取出，就着溪水，飽餐一頓，方始上路，峯迴路轉，走不多時，遙望前面，一片紅光，和着了火一般，連天都映紅了半邊，過去一看，原來左側，是片崇岡，下面平地，由上到下，長滿楓樹，通體一片深紅，好看已極，二人生長西北邊疆，難得見到這等景緻，由不得多停留了一會，這一貪玩，不覺日落雲生，到處白茫茫，那還辨出一點路徑，二人見四面雲霧隔斷，不知秦嶺多雲，一日之間，陰晴百變，那一帶地勢最高，又是雲多之處，遙望左側高岡上，白雲如帶，浮沉環繞在那千百株，又高又大的，丹楓之上，由稀而密，漸漸佈滿，殘陽回光之下，彷彿千項雲海，萬丈銀濤，上面浮湧着，數千百萬，緋萼繁英，氣象萬千，豔麗無儔，天色也漸漸晚了下來，浮雲翳空，明月未上，大地上變成了暗赤顏色，空山無人，寒風蕭蕭，榛莽載途，投身何處，狄武望着那片丹楓殘影，尙在留戀，倚劍已着急起來，喚道大哥，你看日暮荒山，我們也不認路，還不快走，狄武笑道，我們全靠怪獸引路，才得出險，此時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這東西真可愛，又那麼雄壯靈

巧，如能擒爲坐騎，多險的山路也不可怕。可惜尋他不見，此去金鳳坡，碑上已載明途向，三十里路，照我們的走法，不消多時，便可趕到，怕他作什，二人邊說邊走，倚劍見前行山路，越發險惡，狄武一心惦念着那怪獸，還在東張西望，全不着急，雲霧又多又低，吃山風一吹，不時遇到一片斷雲，掠身而來，便須立定，等他過去，才能再走，遇到雲多之時，人便埋入雲中，咫尺冥茫，伸手不辨五指，身上溼陰陰的，彷彿遇上一陣細雨，後來雲被風吹，較前稀少，雲片也漸高起，一輪明月，有時由雲影中，斜射而下，斷雲滿山，仍然如絮如帆，風檣陣馬，高低錯落，因風舒卷，聚散無常，天色雖較前清明了些，月光由雲隙中穿過，射向雲圈邊上，映得雲邊，齊幻霞輝，好看已極，但是隱現不定，遇到大片雲層游過，下面光景，反更昏黑，山路崎嶇，到處都是大小石塊荆棘，牽衣絆足，非等雲開月現，不能看清前路，狄武讀書頗多，性又靈慧，見白雲麗空，銀蟾吐豔，到處峯頂逶迤，疏林掩映，偶然雲破月來，清陰在地，片片碧雲，畫意詩情，會心不遠，祇願沿途觀賞，貪玩月華，倚劍見路如此難行，又見西北角上，雲霧迷茫，時見幾線金蛇閃動，照見霧影中的雲頭，和山岳一樣，矗立高空，照着山行經歷，前途必有大雨，祇奇怪十月天氣，怎會還有這等強烈的雷電，同時，又想到深夜荒山，無處投止，和昨夜附身危崖，舉步深淵，霧中坐險，幸脫大蟒毒口，以及在荒谷中，窮奔鼠竄，如非怪獸領路，便要餓死在內，許多奇危絕險經過，瞻顧前途，不禁心寒，越想越怕，再又想到，身受義父母恩德如山，便前當書僮，相待也極恩

厚，何況此時，成了父子之親，行時，恩母再三叮囑，說你大哥，雖然聰明武勇，但他生自富家，初出遠門，此去長途數千里，所行又多山野之區，水複山重，到處險阻，你比他雖小一歲，人却精明能幹得多，途中全靠你照應，大哥偏是胆大貪玩，絲毫不知利害，萬一有什失閃，日後回去，何顏相見，越想越心憂，便和狄武說了，狄武也看出形勢險惡，笑道，我們均帶有娘特製的千里火筒，何不取用，倚劍道，行時娘說，火筒全仗自煉油蠟，所剩無多，非遇必須，不可妄費，我們路才走出一半，這火點燃容易，不怕水溼，前途要用，何處找去，狄武便說，火筒既不能用，遍地枯柴，紮上兩條大火把照路，還亮得多，不是好麼，倚劍聞言，想了一想，便用刀將道旁，含有油性的山籐，連同枯枝，紮了兩枝火把，點燃一試，火頭甚旺，並還不易燃盡，二人恐前途難得尋到這好山籐，又連紮了十來根，用草索繫在身後，倚劍見狄武所紮火把，粗如人臂，笑道，大哥紮得太粗，火光太亮，恐將虎狼引來，狄武道，憑我兩個，怕什虎狼，說時，月光已被雲遮，天越黑暗，二人自從天黑以來，月光祇管隱現無常，除被雲霧包沒，不能見路而外，無論四外光景，多麼昏黑，離身丈許內外的景物，仍能看見，彷彿所行之處，比較清明，紮火把時，天更昏黑，遠望四外，暗影沉沉，什麼也看不見，近身一帶，却是纖微悉睹，因正忙於點火，略爲心動，也就放開，並未在意，互相也未提說，火把點成，自更覺不出來，往前走了一陣，倚劍見道旁草樹甚多，夜氣越寒，天上見不到一點星月，方說大哥留意，現在初冬，草木乾枯，不要引起野燒，闖出

禍來，話未說完，狄武手中火把，祇剩尺許長一段，因紫太粗，恐手爲火燎傷，剛取新的點上，把所剩火頭，隨手一扔，倚劍見那一帶，草雖不多，俱已乾枯，不禁大驚，飛身繞上前去，想要用刀撲滅，火才着地，衰草着火，立似無數火蛇，隨着風勢，往前捲去，當時引燃了一大片，更有兩點火星爆散，被狂風捲走，落向左側深草之中，狄武不想星火燎原，如此利害，也着了慌，忙同用刀亂撲，手中又各拿着火把，一不小心，殘火墮地，右邊剛滅，左邊又點燃了一片，總算那地方，石多土少，草均細短，方圓共祇畝許，下餘便是整片石地，相隔左側，那片野麻叢生的草地尙遠，就這樣，手忙腳亂，好容易才全數撲滅，倚劍埋怨道，大哥，怎不小心，你不知野燒，有多利害呢，目前天乾物燥，一點就燃，這不比來路一帶，草樹都在兩側，我們專由無草之處繞行，就是防他火星飛濺，惹出事來，天又太黑，不用火，不能走，最好留點心，不是遇到有水之處，火頭不要亂丟，說完，猛想起先前曾見火星隨風飛射，落向野麻叢裏，喊聲不好，忙把手中火把，交與狄武，縱身趕去，那野麻已多乾枯，地下雜草叢生，密壓壓一大片，無法走進，細看不見火影，知未引燃，方始放心回轉，兩地相隔，約三數丈，先前火星，本是隨風滾去，投入麻內，料是到地熄滅，正自暗幸，回時，狄武發現倚劍腰間，似有一團紅影，身外也似帶着一片微光，在黑影中，隨人閃動，近前却又不見，覺着奇怪，便令空手，走向遠處，竟是越遠看得越真，身上彷彿籠着淡淡一幢光影，腰間更露出酒杯大小，一團紅光，猛想起先前所得蟬珠，每人分得一粒，正

藏腰間板帶之內，立時醒悟，不等近前，忙令取出，這時，倚劍已走出十丈以外，先聽狄武說，身有紅影，越遠越亮，早就心動，想起那顆蚌珠，隨手取出，腰間板帶本厚，外有一層棉衣，寶珠深藏在內，寶光爲其所掩，這一出現，當時便是一團紅光湧起數丈以內，照得連明，連山石林木，也映成了紅色，狄武取珠一試，也是如此，全都喜出望外，同聲說道，早知此珠，能夠照夜，用這火把做什，隨將火把撲滅棄去，這次狄武，却甚仔細，殘火全滅，方始上路，覺着有此寶珠，可走夜路，俱都興高彩烈，歡喜非常，剛走出五六里，狄武見山風，越刮越大，有時遇到劈面飛來的低雲，疾如奔馬，溼氣甚重，方說，天要下雨，能找一個宿處才好，忽聽倚劍驚呼之聲，身後似有亮光，回頭一看，來路山野中，忽有幾點火星，在暗影中，閃動明滅，此隱彼現，晃眼火星越大，忽然變作一條火龍，蜿蜒飛舞於林野之間，一會功夫，火勢越來越旺，蔓延開來，祇見火蛇亂竄，由細而粗，漸漸來路草木，全被點燃，成了一片火海，耳聽狂風呼呼，濃煙四起，火濤湧湧，火星亂飛，高湧數十百丈，連天都映成了紅色，料是先前火星，飛入麻林，將下面衰草點燃，始而祇是一綫火苗，因當地較爲卑溼，麻未乾透，上面不曾點燃，却順下面衰草，延往麻林深處，越引越多，突然爆發，便成燎原之勢，火勢已成，不可收拾，風頭一轉，立有焚身之禍，那裏還敢停留，連忙飛步急奔，向前跑去，那一帶，林木又多，正自憂疑，背後一陣風來，風勢急轉，倚劍忙喊，大哥快逃，說時遲，那時快，相隔火場，雖祇五六里路，但是當夜風大，風頭一轉，那

被狂風吹起來的火星，立似暴雨一般，隨風猛吹過來，落向身後不遠的林野之中，當時火起，沿途多是合抱參天的古木，最易着火，回望來路，那些大樹，多被引燃，一幢幢火塔也似，身後也成了一片火海，火苗所到之處，草木全燃，千重火浪，正和怒濤一般，帶着轟轟發發之聲，狂湧而來，風助火勢，火趁風威，聲勢驚人，猛惡已極，同時，火林中更有不少野獸，虎豹豺狼之類，一個個吼嘯連聲，衝烟冒火，狂奔駭竄而出，四散奔逃，有的已爲火傷，身上還帶着火焰，剛衝出不遠，便被火濤捲去，有的雖幸逃出火場，身上也未燒傷，不料前途草樹，被風吹來的火星點燃，忽然四面皆火，轉眼便被烈火裹住，略爲跳擲，活活燒死，再不，便是跑着跑着，平空飛墜下一大蓬火雨，將身上皮毛點燃，情急之下，連聲厲吼，仍想逃命，又被一株燒斷的火樹，當頭打下，當時燒死，厲吼慘嗥之聲，狂風中聽去，分外慘厲，不忍入耳，二人觸目驚心，嚇得亡魂皆冒，熱汗交流，又無法去搶上風，火勢雖還不曾掩到身上，大股濃烟，已被狂風捲來，中雜無窮熱沙，炙得頭臉生疼，滿生黑灰，焦臭之氣，刺鼻難聞，煙濃風盛，連氣都透不轉，眼看火勢，越追越近，風烟熱沙中，已然帶有微細火星，沿途草木，說燃便燃，也和那些被燒死的猛獸一樣，困身火中，立化劫灰，正在心驚胆寒，忘命一般，朝左前面一片童禿的石坡之上，狂奔過去，心想那一帶，草樹最稀，過去便是石地，祇能跑到坡上，便可逃生，忽聽狂風呼呼，一條火龍，忽自空中飛墮，落在前面不遠一片淺草之內，喊聲不好，各自飛身往側面縱去，落地一看，原來是丈許長一

段枯樹，火已全燃，斷時被風吹來，離身不過數尺，逃時祇差兩步，便被打中，地下石縫中的枯草，着火便燃，宛如數十出火星，火蛇也似，滿地亂竄，幸是石地，草又不多，火過便自熄滅，身後濃烟，却墨雲也似湧到，熱風灼人，奇熱難耐，烟更焦臭，噏人迷目，口眼難睜，又不能不逃，祇得雙雙拚命，往坡上竄去，方想風烟酷熱，火必追近，百忙中，回頭一看，身後通紅，火已燒到坡前，離身不過二三十丈，滿天都是烈火紅焰，彷彿一座火山，帶着萬丈濃烟，就要當頭壓到，知道火勢神速，某眼便被追上，萬無生理，情急逃命，各用全力，縱身往坡上，飛竄過去，耳聽身後狂風中，又是震天價一聲爆炸，二人亡命急馳，力已用盡，聞聲心胆越寒，落地時，微一疏神，倚劍給石塊一絆，脚底一滑，首先跌倒，狄武一把未抓住，撲了個空，脚底一滑，跟着撲倒地上，跌在一起，同時，又聽天崩地裂，一聲大震，一股熱風，夾着濃烟，當頭壓下，二人連驚帶急，當時嚇暈，再被熱氣一逼，雙雙閉氣，昏死過去，隔了一會，覺着身浸水中，熱氣全退，冷醒過來，連忙睜眼一看，天上正下大雨，雷電怒鳴，遙望前面火場上，火勢尚未全熄，祇比先前，要小得多，整片火海，變成零星火堆，避風處已燃極木尚在焚燒，空地上面的已漸熄滅，祇剩無數斷木殘株，挺立山野大雨之中，濃烟隨風，尚在飛舞，有的上半火滅，下半樹腹，尚在燃燒，因那雨勢甚大，乍看火樹尚多，待不一會，逐漸消滅，祇剩深藏崖凹山脚，風雨不到的，幾株古木老樹的殘光餘火，在暗影中閃動，餘者重又回復先前黑黯景象，二人死裏逃生，驚魂乍定，知已脫險；

祇顧觀看雨中餘烈，也忘了走，後覺身上冰涼，大雨瀑布也似，順頭下流，一個冷戰，忽然警覺，便往坡上跑去，剛到坡頂，發現下面，有一大廟，近前一看，已然殘破不堪，到處都是隨風吹來的劫灰，廟在半坡，雨水順流下瀉，繞廟而過，勢甚迅急，斷瓦頽垣中，望見裏面，黑洞洞的，倚劍連經奇險，已有戒心，見雷電光中，照見大殿上神像，甚是猙獰高大，雖然年久殘毀，無一完整，有的連頭也不見，暗影裏看去，好似另有一種陰森景象，不禁心中一動，忙拉狄武止步，悄聲說道，大哥慢走，你看沿途景物，多麼荒涼，我們死裏逃生，已然嚇怕，這廟孤立荒山之中，如此殘破，又當深夜雷雨之際，萬一有什精怪蛇獸，藏伏在內，猛然竄出，如何抵禦，陳老師和爹娘，常說荒山古廟，最是可慮，比投宿在山洞野地，還要危險，大意不得，我看大哥，先莫進去，由我入內探看，萬一有事，大哥做一接應，也好得多，免得又是手忙腳亂，狄武始而不肯令其一人，孤身涉險，繼一想，這裏既有大廟，必離村鎮不遠，方才一路亂竄，也不知走到何處，倚劍祇是多疑，如有蛇獸，方才那場大火，早已嚇跑，怕他作什，倚劍又在堅持，不令同行，立處恰是山門，兩偏殿多半坍塌，山門裏面，屋柱尙還無恙，祇兩邊神像，成了泥樁，蚌珠寶光照處，看得畢真，覺着當地，正好避雨，便勸倚劍，不必深入，就在當地坐候天明，雨住上路，倚劍原因天氣寒冷，周身水溼，又不放心廟中有無怪異，加以腹飢，心想大哥嬌生慣養，如何能受此苦，意欲去往殿內查看，如無他異，就將破窗取來生火，代狄武把衣服烤乾，以便上路，不肯聽勸，狄武祇

得由他，那知殿中隱伏危機，差點沒有把小命送掉，倚劍原經約定，由狄武等在山門下面，自往大殿，和殿後查看，就便尋點柴火，萬一有變，便吹口哨，狄武胆大，不信廟中有什鬼怪，又見倚劍，入殿以後，珠光明亮，照耀通明，除佛像東倒西塌，祇有當中一座完整外，桌案上似頗乾淨，地下也似無甚塵土，與山門內，污穢情景不同，一會，倚劍隨同珠光，轉向佛像後面，跟着，便見珠光由殿後升起，隔着殿脊，在陰雨中閃動，時強時弱，料知無事，人已轉入後殿，便就泥土樁上坐下，狄武畢竟生長富家，未吃什苦，先前雨中，奔馳，還不覺冷，坐定以後，便覺周身溼透，裏外冰涼，風頭早轉，山門風大，冷得身上亂抖，以爲包裹，雖是兩層油布精製，因先前坡上暈倒，雨勢太大，吃暴雨淋了一陣，再被雨中山洪一衝，內裏衣服，定必水溼，本想等倚劍回來，將那包在中心未浸透的絲棉襖褲，取出更換，忽聽轟轟兩聲，好似獸嘯，這時，風狂雨盛，雷鳴電舞，也未聽清，冷又難耐，外面暗影沈沈，偶然電閃一過，瞥見一些草樹，在風雨中，起伏搖擺而外，什麼也看不見，也就無心注視，久等倚劍不來，珠光仍在，有心尋去，又見院中暴雨，傾盆也似，平地水深二尺，已然成河，快要淹上廊來，又自怕冷，後來實忍不住，祇得打開包裹一看，裏面除絲棉褲襖未溼外，因爲油布，包紮嚴緊，祇近邊縫兩件，略爲沾溼，中心底層，全都乾燥，心中歡喜，忙把中衣和棉衣褲取出，匆匆換上，又取一雙新鞋襪，通身換過，覺着溫暖異常，想起倚劍，尙是通身水溼，連喊數聲未應，遙望珠光，已然停住，光也小了一些，剛換衣服，自

更不願淋溼，又喊兩聲，仍未答應，估計一殿之隔，就爲風雨聲所亂，也不會一點不入耳，珠光又似停住未動，定是在尋柴火，一賭氣，便就土樁，靠着像腿腳坐下，那知疲冷之後，身子一暖，不覺沈沈睡去，睡夢中，彷彿一股冷氣，迎面撲來；當時一個冷戰驚醒，剛一睜眼，猛瞥見面前，立着一個，又高又大的白人，不由嚇了一跳，還當眼花，再定睛一看，當時嚇得汗毛直豎，心胆皆寒，原來這時，雷雨已住，面前立着一個，人形怪物，身高丈許，骨瘦如柴，周身白毛，下面獨腳，兩臂特長，手如鳥爪也似，上面一顆怪頭，兩額以上隆起，滿頭白髮，茅草也似，亂蓬蓬的，雙額高起，掀唇血口，白牙森森外露，一雙通紅火眼，銅鈴也似，凶光四射；注定自己，正在噴那冷氣，兩爪已然作勢環抱，似要迎面撲來，形態猙獰，望去令人心悸，尤其是，所噴冷氣到了身上，透骨冰涼，這等惡鬼一樣怪物，出生以來，從未夢見，如何不怕，驚喊一聲，正要縱起，忽聽轟的一聲怒嘯，心驚胆寒中，剛聽出是前遇異獸，怪物意似觸怒，立即回身，祇一縱，便到了山門外面，雖是獨腳，行動快極，這時快要天明，因是陰天，光景仍甚昏黑，先前狄武，身有寶珠，照得山門以內，明如白晝，門外兩三丈漸入黑暗，便看不真，祇見暗影中，一條高大白影，和兩團金紅色異獸目光，微一閃動，便全失蹤，隨聽異獸吼聲，時近時遠，狄武睡時，那寶珠早經倚劍，在發現珠光後，用線做了一個小網，掛向胸前，爲防蛇獸，那刀也未離手，怪物去後，探望了一陣，回顧倚劍不在，猛憶前事，再見院中水退，分明睡時不少，廟中有此怪物，心疑倚劍，

已爲所害，遙望後殿，珠光停在一處，比前要淡得多，不知寶珠隨同天色明暗，以分光的強弱，此時天已將明，近處還不甚顯，遠了，光便不強，料是凶多吉少，這一驚真非小可，心中憂惶，連怪物異獸一齊忘却，飛步便往後殿跑去，剛到大殿，便見當中佛像，不知何時倒坍，連木胎也全斷落，滿地都是碎泥，佛像下面現有一洞，後面有門，已然殘破多年，既恐倚劍不妙，又防廟中還有怪物，深悔先喚倚劍不應，顧了衣服，未曾往看，如爲鬼怪所害，如何對得起，又着急，又傷心，恨極鬼怪，心想倚劍不死便罷，倚劍如有死傷，必爲報仇，念頭一轉，心胆立壯，猛又想起，紅線金丸，見血必死，忙取出來，人也跑到後殿院中，一眼看見右偏殿已早坍塌，祇剩平台殿基，上面磚石縫中，雜草亂生，珠光照處，草中臥倒一人，身旁還有兩條青光，不禁悲從中來，剛哭喊得一聲劍弟，底下話未出口，忽聽嚶呀一聲，倚劍縱身而起，不禁驚喜交集，同時，發現倚劍，披頭散髮，周身水淋，落湯雞一樣，左手鮮血直流，右手拿着一柄，其形如劍，尖帶小鉤，柄有護手的，奇怪兵器，青光如電，精芒耀目，比手中紅毛刀，要亮得多，地下還有一柄，倚劍一縱起，便自匆匆側顧，隨手拾起，二人俱都驚喜交集，狄武更是喜極忘形，口說好弟弟，你太吃苦了，隨說，不顧溼污，伸手便抱，倚劍恐污他的衣服，忙往側閃，急喊大哥，剛換新衣，留神溼了，我一說，包你歡喜，狄武祇顧，驚喜交集，也忘了說，山門外還有一個怪物，先自追問，原來倚劍，因見廟中陰森，想起師言，疑有精怪蛇獸潛伏，入內查看，人太聰明機警，心思又細，一上

台階見除殿廊上佈滿隨風吹來的劫灰而外，殿門佛像祇管殘破，到處清淨無什塵土，心想荒山古廟，無人打掃，怎會乾淨，方疑後殿，住得有人，欲往探看，忽聽當中佛像下面，瑯瑯亂響，金鐵交鳴，聽了一會，不見動靜，仍往裏走，到了後殿一看，殿內佛像全空，祇剩佛座，又寬又大，彷彿上面是座臥佛，被人移去，也是打掃得乾乾淨淨，最奇是上面鋪着不少茅草樹葉，還有野生瓜果，堆向一旁，說是人居，此外別無所有，不見一件人用器物，心越驚奇，正觀望間，忽見大風雷雨，有白影一閃，心疑有異，忙藏向旁邊小神座後，往外窺探，那白影已自飛落，乃是一個白毛紅睛，頭似山岳的，獨脚精怪，一落地，祇一兩縱，便到前殿，方恐狄武遇害，猛瞥見怪物，手袖佛像之後，略爲一探，忽然回頭便縱，緊跟着，一道青虹，長約三數尺，飛射出來，怪物好似怕極青虹，先是連縱帶跳，繞樹飛走，幾次掩向後面想要回手去抓，又帶胆怯神氣，始終未敢下手，青虹飛得却不甚快，祇是追逐不捨，呆了一陣，怪物忽然繞向青虹之後，伸手抓住，後面倚劍剛看出那青虹，其形如劍，前面有鈎，後有長方形的護手，是件兵器，猛又由佛像後，飛出同樣一道青虹，直朝怪物手上飛去，怪物抓到青虹以後，正在喜跳，冷不防被第二道青虹飛來，祇繞得一繞，便將怪物手指斬斷，兩道青虹，同時換頭，往原來佛像後飛去，一閃不見，怪物疼得亂跳，也未出聲，祇把口張了幾張，噴出一團團的白氣，電光照處，神情分外猜惡，略一尋思，抓了抓頭，重又往佛像後跳去，先側耳聽了一聽，屢想伸手往裏去抓，似乎不敢，欲發又止，這時，忽聽

狄武，山門外呼喊自己，倚劍雖然藏起，但已悟出後殿，乃怪物巢穴，前殿歸路已斷，又想起寶珠光華外映，無法掩藏，滿院都是紅光，如藏原處不動，怪物也許認是天色如此，或者倖免，稍一行動，立被發現，焉有生路，如何敢應，心正盤算，大哥人在外面，怪物如由原路飛走還好，如往前面，說不得，祇好一面拚命，一面向大哥報警，令其棄珠逃走，免被發現，同歸於盡，怪物偏是守在佛後，老是遲疑不決，方自憂急胆寒，猛聽怪物一聲怒吼，嘩啦啦吐，一片亂響，佛像倒斷，怪物飛身便逃，兩道青光，同時追出，怪物也越牆逃去，青光仍舊飛回原地，倚劍見內中一道，飛得甚慢，到了佛像後面，似聽奪的一聲，入木之音，因見怪物已逃，急於想尋狄武，也未在意，忙即回跑，剛到門側，忽見佛像後又是青光一閃，嚇了一跳，連忙縱身回顧，不禁大喜，原來內中一道青光，已化成一柄，帶有護手的，奇怪寶劍，深插斷木胎內，試探着手握劍柄，往外一拔，一泓秋水，碧電也似，一口至寶奇珍，已然到手，喜出望外，得意忘形，暗忖此劍，還有一口，尚在穴內，不知能否得到，如無劍匣，這等鋒利的，奇珍異寶，如何佩帶，忽聽瑣的一聲，一道青光，已自穴中飛起，倚劍見怪物，尚爲所傷，知道利害，如何敢惹，又不捨手中劍，連忙往院中縱去，回顧青光，在後急追，始而也學怪物的樣，繞樹飛逃，青光也緊緊隨定身後，窮追不捨，倚劍連經兩日夜的危險驚恐，長路跋涉，早就飢疲交加，再奔馳了好些時，眼看力竭不支，青光也越追越近，兩次把手中劍放下，又恐雙劍夾攻，更是凶多吉少，後見青光，越追越近，人也不能再

跑下去，忽然無意中，竄向兩株駢生的大樹前面，等到發現前進無路，青光已由身後追來，萬分情急之下，忙使手中劍一擋，祇聽琤琅一聲龍吟，寒光耀眼，已往手上纏到，荒不迭，撒手往旁縱去，又是琤琅兩聲，青光一起墜地，倚劍不知此是古仙人遺留的奇珍，雌雄雙劍，因有仙法禁制，非見血不能破解，先得那口，因斬斷了怪物兩節手指，漸復原形，被倚劍得到手內，神物互有靈感，雄劍立時追出，其實倚劍，祇消用手劍一擊，稍為從容，便可收下，祇覺胸有成見，心中害怕，白累了半夜，還幾乎把小命送掉，驚魂乍定，見右手已被劍芒，稍為掃中了些，皮破血流，那青光却不見飛起，驚弓之鳥，不敢近前，先取兩枚金丸，朝青光打去，琤琅兩響，火星濺射中，青光並未飛起，這才乍着胆子，過去一看，雙劍橫在地上，內一金丸，好似打中劍鋒，已成粉碎，想不到，雙劍一齊到手，越發喜出望外，頓忘飢疲，精神為之一振，雷雨也止，剛拔步想往前跑，猛覺腦後，一股冷氣吹來，要知狄武，倚劍，古廟遇寒魃，神獸報恩，巧得雌雄鈎龍劍，誤入石林洞，金丸除鬼猴，無心救美，連誅三怪，同投好春坪，智服龍犀，再救山雲鸞，劍斬妖徒，夜竄荒山，風雪逢凶，青門峽尋師，許多驚險新奇情節，請看下集分解，本書現由鎮江東南晨報，逐日披露，至多兩月，必出一本，敬祈讀者留意為幸。

還珠 蜀山劍俠

樓著 青城十九俠

還珠 雲海爭奇託

樓著 蠻荒俠隱

還珠 邊塞英雄譜

樓著 冷魂塔

還珠 武當異人

樓著 峨眉七矮

還珠 黑孩兒

樓著 俠巧木尊者

還珠 虎爪山王

樓著 柳湖俠隱

五〇集

二五集

十一集

五集

一集

二集全

一集

三集全

三集

一集全

一集全

六集

正氣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版

武俠長篇 青門十四俠 第一集

實價國幣

著作主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總發行所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特約發行

地址
西安中山大街 杭州敦仁街
廣州漢民北路 開封相國寺
長沙府正街 漢口統一街
蕪湖上長街 徐州中正路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